

馬克白



足本

莎翁傑作集

周平譯

啓明書局印行



Shakespeare 著
周莊萍 譯

馬

克

台

啓明書局印行

馬 克 白

Macbeth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三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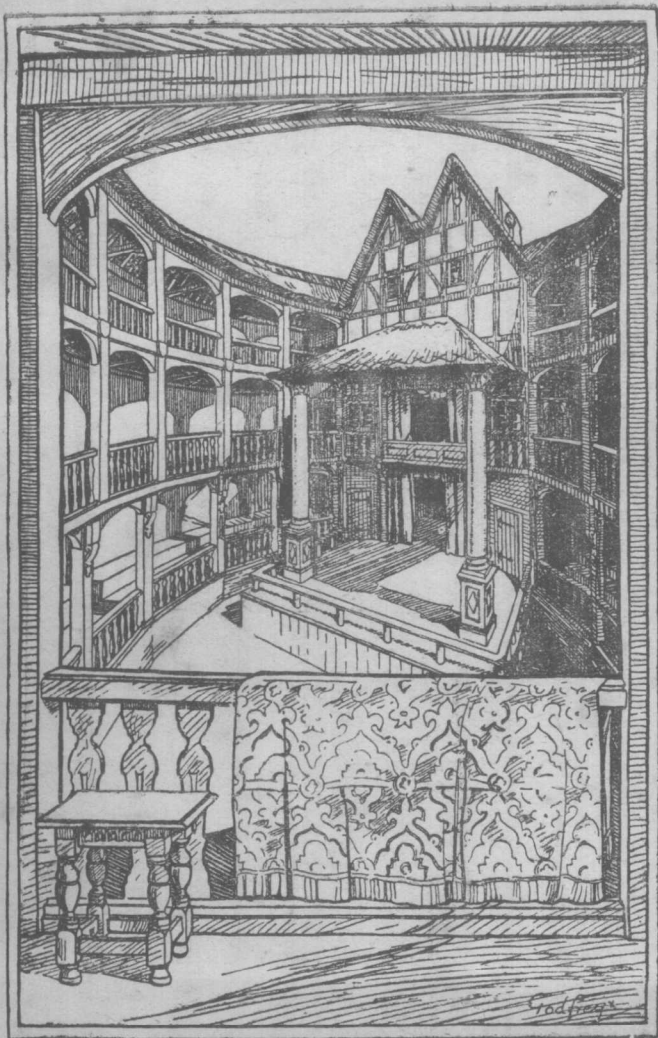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九	角
原	著	者	Shakespeare
譯	述	者	周 年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明書局 上海四馬路三二八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局書

書 編 號 : 242



亞比士莎



景內的院劇演白莎利依

關於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是所有伊麗莎白時代作家中的最偉大者也是文藝復興期的三大作家之一。莎士比亞在英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較之中國的偉大詩人杜甫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尤為重要，而且影響更大。他所遺留於世界文庫裏的寶藏是任何作家所不能企及的。莎士比亞生於一千五百六十四年，幼年時甚貧苦，十二歲至倫敦，初在劇場裏為演劇者，後乃為劇場修改古代戲曲，再後則自己製作劇本，供劇場的演作。他的一生，自壯年時起，差不多無一刻不與劇場相聯合，他的全部力量也都耗費在戲曲上。他的著作劇本的時期，前後歷二十年，所作劇本凡三十七篇，可以分為喜劇、悲劇、歷史劇三類。喜劇以夏夜夢等為代表，悲劇以哈姆雷特、奧賽洛、馬克白等為代表，歷史劇以該撒、亨利第六等為代表。他死於一千六百十六年，他的劇本裏的人物極為複雜，有的是日常遇到的人，有的是歷史上的人物，有的是人間的英雄，有的超人間的神仙，而他寫來都各栩栩欲活，各個時代的生活，各種社會的裏面，也都極真

切的表現於讀者之前。很少作家寫作的範圍有他這樣廣漠而且複雜，他的作品裏所具有的是最飄逸的幻想，最靜美的仙境，最廣闊的滑稽，最深入的機警，最深摯的憐憫心，最強烈的熱情，以及最真切的哲學，他的喜劇使人嬉笑，他的悲劇使人感泣，他早期的作品多半是喜劇，中期多作歷史劇，晚年則多作悲劇。但他在悲劇之中，亦間雜有喜劇的分子，他覺得喜劇與悲劇在人生的生活裏是時時雜在一處的，淚與笑是有一個共同的根源，而流於共同的溝渠中的。他在最後的七八年中，他的生活算是最快樂，他的心靈成熟了，他的熱情柔和了，希望的熱病已退去了，他已得到了永久的地位，他的使命已完成了，在最後的三年中，他差不多什麼劇都沒有寫，總讀他的作品最足以使我們感動的，是他的喜劇夏夜夢（*Midsommer Night's Dream*）及威尼司商人（*Merchant of Venice*），與他的悲劇羅米奧與朱麗葉（*Romeo and Juliet*），哈姆雷特（*Hamlet*），奧塞洛（*Othello*），馬克白（*Macbeth*），該撒（*Julius Caesar*）及安東尼與克麗亞巴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等。

序

(一)

關於馬克卑斯的記錄最初見於與莎士比亞同時代的一位醫生名叫伏曼 (Simon Forman) 的觀劇的記事簿中。他在這裏面記載着於一六一〇年四月二日在環球劇院觀看馬克卑斯，並略述其情節。故若認此時為最初的上演，則此劇創作當在此時以前。現在據一般莎翁學者的意見，以為從劇情方面考察，及其內容中所包含的種種引用的事物推斷，則此劇當作於一六〇四年至一六〇六年之間。而我們從第二幕第三場裏面守門人那段獨白看來，便可以證明馬克卑斯確是作於一六〇六年。因為在那段獨白中提到的兩件事關於「說雙關語者」及「農民自縊」前者當係暗指一六〇六年三月間耶穌會徒 Garnet 被控一案，後者當係暗指一六〇六年的豐收所釀成的慘事。

(二)

此劇之最初出版問世，係在莎士比亞死後七年之一六二三年，當時係收進在一對折

本的全集裏，在文字方面，舛誤極多；成爲現在這種完善的本子，當經過了相當長的年月與校勘家的改正纔完成的。

馬克卑斯在作者生時沒有刊印問世，頗使人奇怪，大概係由於當時營業上的關係，或作者與劇院方面故意禁止出版的原故。

(三)

馬克卑斯的材料的來源，主要的係得自霍林舍(Raphael Holinshed)等編著的英格蘭與蘇格蘭史紀 ("Chronicle of England and Scotland")。此書於一五七七年出版，但莎士比亞所根據的爲一五八七年的再版改訂本。莎士比亞所編許多歷史劇，對於歷史事蹟的取捨，素來是毫不拘泥的，常將時代不同的事蹟，混合於一個時代而使劇情複雜，以便利其劇的創作的目的。例如本劇，便是以馬克卑斯殺鄧肯王的事蹟，及幾代以前名拉納爾多的貴族受其妻唆使而殺了達夫王的事蹟中種種相似點，混合起來，而成立了一劇的內容。

莎士比亞不一定就是第一個人把馬克卑斯的故事編爲戲劇的。在莎士比亞寫馬克

卑斯以前，這故事已成爲文學上的材料了。一五九六年八月廿七日書業公會的登記簿中，登記着「馬克多卑斯之歌」(Ballad of Macbeth)一項，同時復登記着「馴悍記」。若這馴悍記爲一戲劇之名，則馬克多卑斯也許就是馬克卑斯之劇。雖然我們不能判斷這「歌」是廣義的，是狹義的，但在形式上無論其爲歌謠，或爲戲劇，馬克卑斯的故事，是早已在文學上出現了。

(四)

如前面提到過，馬克卑斯似乎並不是完全爲莎士比亞自己的創作，無疑的是已經過他人的刪割竄改而成的。惟改動至若何程度，則不易確定，一般人的意見，認爲是曾經與莎士同時代的作家彌德爾登(Thomas Middleton)刪改過的。例如彌德爾登所編的妖婆(The witch)一劇的內容，與馬克卑斯中關於妖婆的部份，有很多類似的地方，而妖婆所唱的歌簡直完全相同。因此論者謂馬克卑斯中妖婆唱的歌，某部分表現得很崇高，某部分却很粗野，前後所以有矛盾的地方者，實因此劇並非莎士比亞一人之作，必係有人合作而成，而認爲這合作者就是彌德爾登。

彌德爾登的「妖婆」著於何年，不能確定，有人以為是作於馬克卑斯之前，故莎士比亞有抄襲之嫌，有人以為在後，故嫌又在彌德爾登，但此點可以不論，無論其在前在後，舞台本之馬克卑斯中關於妖婆的部分，可以有被彌德爾登竄改的可能。因彌德爾登在一六一五年至一六二四年間會繼莎士比亞之後為皇家劇團編劇，竄改莎士比亞之作，也是情理以內的事。

(五)

馬克卑斯有什麼意義呢？批評家的意見是很不一致的，有的謂馬克卑斯係表現野蠻與文明的衝突，如德國之 H. Thier 便是這樣解釋。但這是不合理的。近代的批評家大抵傾向於一種心理的解釋，朗斯伯萊 (Lounsbury) 的批評可算是一個代表的，他的意見以為，馬克卑斯的意義，即在於罪犯的心理的描寫，由野心而躊躇，而堅決，而恐懼，而猜疑，而瘋狂，這一串心理的變化，在這劇中都描寫得極深刻。這便是這劇的意義。

(六)

莎士比亞的原文，大部分是「無韻詩」，小部分是散文，譯者根據原文，參照坪內逍遙

之旧文譯本，概譯爲散文。惟其中有極少部分爲『押韻的排偶體』，則均譯爲白話韻語。至原文節奏聲調之美，以譯者力有未逮，未能一一傳達，只好請讀者諒之。

原文難解之處，概施註解，以助讀者之了解。

馬 涼 卑 斯

登場人物

鄧肯

蘇格蘭王。

瑪爾孔

鄧肯之子。

杜納爾班

馬克卑斯(王之堂弟)

鄧肯部下大將。

班柯

麥克達夫

倫諾克斯

羅斯

曼蒂斯

蘇格蘭之貴族。

安格斯

凱賓內斯

弗利安斯

班柯之子。

西華德

諾珊百蘭伯爵，英格蘭軍大將。

小西華德

其子。

雲頓

馬克卑斯之副官。

一小孩

麥克達夫之子。

一英格蘭王侍醫。

一蘇格蘭王侍醫。

一武官。

一門衛。

一老人。

馬克卑斯夫人。

麥克達夫夫人。

馬克卑斯夫人之侍女。

赫凱特及三妖婆。

班柯的陰魂及其他陰魂。

貴族紳士，官員，兵士，刺客，侍從，使者等。

地點：

蘇格蘭，

英格蘭。

第一幕

第一場 荒野

妖婆甲 我們三個什麼時候又再聚首響雷的時候，閃電的時候還是下雨的時候？

妖婆乙 等這場紛擾完了的時候，等這場戰爭決了勝負的時候。

妖婆丙 那便等不到日落啊！

妖婆甲 地點在那兒呢？

妖婆乙 就在那荒野上。

妖婆丙 就在那地方會見馬克卑斯。

妖婆甲 我就來，灰貓怪。（註一）

妖婆乙 蟾蜍精在叫我呢。

妖婆丙 就來。

三個手挽手歌舞着。

三妖婆 清白即是醜惡，醜惡即是清白。且讓我們從陰霾和濁氣中間飛過去。(註二)

(衆退場)

第二場 弗來斯附近之軍營

——內軍號聲。鄧肯王，王子瑪爾孔，杜納爾班，倫諾克斯及侍從等登場，與一負傷流血的軍官相遇。——

鄧 那滿身帶血的是誰？看他那樣子，他一定能給我報告叛將們最近的情況。

瑪 那是一個忠勇的軍人，當我正要被捕去的時候，他曾勇敢地把我救回來……喂，你好呀！勇敢的朋友！把你纔見到的戰況，報告給國王聽。

軍官 戰況原是不大分明，好像兩個疲乏的游泳的人扭在一團，分不開來，快要同歸於盡。那個殘忍的麥唐納——真不愧為一員叛將，那邪惡的根性叢集在他的一身——從西方的羣島大批地調來輕兵鐵騎，命運之神向着他那不軌的企圖微笑着，竟像是叛將的

淫婦一般，但這些都無濟於事；因為勇猛的馬克卑斯——他真不辱沒他的名聲——他全不顧着什麼命運，揮着血蹟斑斕的大刀，像是武勇的寵人一般，一往直前地殺開一條血路，殺到那叛將的面前；他也不握手，也不話別，從臍至頸一刀把他斫開，梟下他那首級掛在我們的雉堞上。

鄧 啊！好勇敢的弟弟！好可敬的人物！

軍官 可是，就像從朝日初昇的東方，發出了覆船的颶風和可怕的雷霆一樣，從那安適所來的泉源，竟湧出了滔天的大禍。聽啊！蘇格爾大王陛下，請你聽吧！公理剛剛抖擻神威把那叛逆打得一敗塗地的時候，挪威王認為有機可乘，便以犀銳的武器和生力軍來開始進攻。

鄧 這不使得我的將官馬克卑斯和班柯駭怕麼？

軍官 是；像蒼鷹被麻雀，獅子被草兔襲擊着一樣。老實說罷，兩位將軍就像裝了雙彈的大炮一般，加倍有力地向着敵軍殺去。除非他們是想以血創浴身，或是使另一骷髏山（註三）永垂不朽，我實在無法形容那種兇猛的动作——可是，我暈了，我的創口喊我救護。

鄧 你的言語，你的創傷，都說明你是一個英勇的武士。是很光榮的。——（向侍者）給他去找外科醫生。（侍者扶軍官退場）

——羅斯登場——

誰來了？

瑪 是那忠誠的羅斯伯爵。

倫 他的眼睛似乎顯得非常張皇！看那樣子也許是有什麼重要的報告。

羅 陛下萬歲！

鄧 你從什麼地方來的？

羅 奉告大王，從菲夫來：在那地方挪威軍隊的旗幟狂拂着上天，使得我們人民膽戰心驚。挪威王親自統率着大軍，援助着那大逆不道的叛徒柯達伯爵，開始了一場惡戰；直戰到戰神白隆娜的郎君（註四）身披百鍊之鐵甲，挺身和他較量，刀來劍去，不讓他分毫，這纔挫煞了他的兇鋒，結果，我們是戰勝了。

鄧 真是可喜的事！

羅 所以如今挪威王希望講和了；但是若不在聖康島上獻給我們一萬元的賠款充作軍用，我們是不准許他埋葬他們的陣亡將士的。

鄧 柯達伯爵再也不能騙取我的信任了，快去宣告他的死刑，把他的爵位去授給馬克卑斯來慶賀他。

羅 遵命辦理。

鄧 他所失去的東西，被高貴的馬克卑斯獲得了。

第三場 弗來斯附近之荒野

——天空陰暗，雷聲。三妖婆登場。——

妖婆甲 姊姊，你到那兒去了？

妖婆乙 殺豬去了。

妖婆丙 姊姊，你呢？

妖婆甲 一個水手的妻子，懷裏兜着一堆栗子，她嚼着，嚼着，嚼着；我說：「給一點我吃，」那

吃牛臀的娘婆回答說：「滾開去，妖婆！」她的丈夫是猛虎號的船長，開往阿雷坡去了；但
是我乘一面篩子追上去，變作一隻無尾的老鼠，我就要下手，我就要下手，我就要下手。
(註五)

妖婆乙 我送你一陣風罷。

妖婆甲 謝謝你。

妖婆丙 我也送你一陣風。

妖婆甲 其餘的我自己都有了；我知道風吹到的各各海口，以及水手圖表上的所有的地方。我要絞榨他的血，使他成爲枯草一般，日裏也好，夜裏也好，睡眠永不掛在他的眼皮上；叫他一生受着蠱惑。九九八十一個星期，他就要衰弱，瘦削，憔悴的。他的船雖不會沉沒，但是要遭遇風波。請看我手裏拿着什麼東西。

妖婆乙 給我看看，給我看看。

妖婆甲 這是一根舵工的大拇指，他在歸航的時候船遭覆沒淹死了。(內鼓聲)

妖婆丙 鼓響了！鼓響了！馬克卑斯來了。

三妖婆 女巫們，手挽着手。

在海陸上一時千里也好走，

就這樣走，就這樣走；

三圈是你的，三圈是我的，

再來三圈湊成了九。

停住！魔術已經完了。

——馬克卑斯與班柯登場——

馬 這樣又混濁又晴朗的天氣，我從來沒有看見過。

班 請問這裏離弗來斯有多遠？——（瞥見了三妖婆）——啊！那是什麼東西？形容枯槁

服裝奇異，這不像人世間的人，可是又在人世；你們可是活人？你們可是能和人類談話的

東西？你們把那皺裂的指頭放在那乾癟的嘴唇上時，你們好像是懂得我的話的；你們

定是女人，可是你們長着鬍鬚，却又不能叫我這樣解釋。

馬 說罷，假如你們能說話；你們是什麼東西？

妖婆甲 敬禮，馬克卑斯！敬禮，格拉密斯伯爵！

妖婆乙 敬禮，馬克卑斯！敬禮，柯達伯爵！

妖婆丙 敬禮，馬克卑斯！敬禮，快做國王的馬克卑斯。

馬克卑斯吃了一驚。

班 閣下爲什麼吃驚，這不是非常可喜的預言麼？請你們老實告訴我，你們是虛幻的，還是真是這樣形狀的東西？你們以現有的榮銜和貴爲王侯的預言祝賀了我的高貴的夥伴，他似乎是已歡喜得忘形；對我，你們却沒有說什麼。假如你們能窺破造化的氤氳，那一粒種子能發榮滋長，那一粒不能，那末請你們對我說罷，因爲我既不想求你們的恩惠，也不怕你們的憎惡。

妖婆甲 敬禮！

妖婆乙 敬禮！

妖婆丙 敬禮！

妖婆甲 你比馬克卑斯小些，可又大些。

妖婆乙 沒有馬克卑斯那樣幸福，可是又比他更幸福些。

妖婆丙 你能生出無數國王，雖然你自己不能成王；那麼，敬禮了，馬克卑斯和班柯！

妖婆甲 班柯和馬克卑斯，敬禮了！

馬 且住，你們說話太欠分明，請再說一次；自從父親若爾死了，我知道我襲了格拉密斯伯爵；但怎麼又是柯達伯爵呢？柯達伯爵還生存着，是很健旺的一位紳士；至於說到做國王的話，那更是比做柯達伯爵的事還不可信。你們說，這奇怪的消息，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爲什麼你們在這寂寞的荒野上，阻住我們的去路，並致這種預言式的敬禮？說罷，我命令你們！

（妖婆們消失）

班 土地和水面一樣，也是可以有水泡的，這些恐怕就是了。她們消失到那裏去了呢？

馬 到空中去了，像是有形的東西像氣息一般化爲一道清風去了。但希望她們能久停一會兒。

班 我們所說的這些東西，果真在此出現過嗎？是不是我們吃了瘋藥草的根以至失了理

性呢？

馬 說你的兒子將爲王。

班 說你將爲王。

馬 還說要成爲柯達伯爵呢，對不對？

班 一點也不錯。是誰來了？

——羅斯和安格斯登場——

羅 馬克卑斯國王陛下聽到你的捷報非常歡喜。他聽到你如何英勇地力戰叛將，他滿腔的熱情竟不知該是驚異還是讚賞，內心裏交戰着不好如何形容。他又考察當日的戰况，知道你又殺入那頑強的挪威軍中，對於親手造成的可怕的屍山，你毫不畏懼。隨後捷報像雪片飛來，都讚賞你衛國的功績，一齊地傾注在國王駕前。

安 我們是奉國王的命來傳達他的慰勞之意；並且引你前去覲見，並非是來酬庸。

羅 並且作爲更大的榮譽的保證，國王令我先稱你爲柯達伯爵。現在就以這個榮譽向你敬禮了！因爲這榮譽是屬於你的了，柯達伯爵！

班 什麼那魔鬼說的竟是真話？

馬 柯達伯爵還活着呢；爲什麼要把借來的衣服給我穿呢？

安 原來的伯爵的確是還活着，但已在嚴厲的懲罰之下苟延着他的快要喪失的性命。他究竟是勾結挪威軍隊，還是暗助叛軍給以便利，還是兩罪俱發，企圖顛覆祖國，我可不知道；不過他已被舉出叛國的實證，且已招供，因此他是失敗了。

馬（旁白） 格拉密斯，並且還是柯達伯爵；最偉大的還在後面。（向羅斯和安格斯）謝謝你們兩位辛勞。（向班柯）那些稱我爲柯達伯爵的妖婆們，對你的子孫們也說出了同樣大的預言，你不希望你的子孫也爲王麼？

班 若盡信她們的話，你自己恐怕除了襲受柯達伯爵之外，連王冠也都希望罷。但是奇怪：惡魔想要引誘我們進入邪道，却會告訴我們一些真話，欲以真實的瑣節爲餌，引我們陷入嚴重的結局。弟兄們，過來說句話。

馬（旁白） 兩樁事都應驗了，正是南面稱王的那齣大戲的序幕——謝謝你們兩位。（旁白）這鬼怪的勸誘，不會是兇兆，也不會是好兆；如果是兇事，爲什麼首先在事實上就給

我成功的保證呢？我現在確是柯達伯爵了；如果是好事，爲什麼我一接受那誘惑，那可怕的景象便立刻使我的毛髮豎起，穩定的心臟也忽然撞起肋骨來了，一切全都反了常呢？實際的恐怖，其實不及可怕的想法來得嚇人；我心裏的殺意不過還只是一番空想，但他已擾亂了我健全的身心，使得我不知所措，完全被那空虛的妄想所支配了。

班 看罷，我的夥伴如何的忘形了。

馬（旁白） 如果機運要我做國王，哼，機運自然會給我王冠的，用不着我自己動手。

班 新的榮銜加在他的身上，竟像是我們穿了一身新衣服一樣，在沒有習慣的時候，總是覺得不很服貼。

馬（旁白） 要發生什麼事，就讓他發生罷，時間總會一小時一小時地渡過這多事的日子。
的。

班 馬克卑斯，我們恭候多時了。

馬 真對不起，我的愚蠢的頭腦，在回憶一些遺忘了的事情，以致發呆了。二位先生，你們的辛勞我當銘刻在心版上，每日誦讀，不敢忘記。那麼我們去見國王罷。（向班柯）今天的

事我們仔細想一想，以後有便再互訴我們的感想罷。

班是的。

馬以後再談罷。來呀，朋友們！

(衆退場)

第四場 弗來斯 宮中一室

——奏喇叭。鄧肯，馬爾孔，杜納爾班，倫諾克斯及侍從等登場。——

鄧 柯達的死刑執行了麼？行刑的人還沒有回來麼？

瑪 陛下，還沒有回來。但據一位親見他受刑的人說，他對叛國的罪狀直認不諱，並非常悔恨，願求陛下寬恕。他一生行爲從沒有像臨死時這樣恭順，他好像對於就死這一件事，是練習有素的，他把最寶貴的生命竟視作草芥一樣隨便拋棄了。

鄧 從他的容貌上是無法看出他內心的構造的；我本來是把他當作一位君子絕對信任的。

——馬克卑斯，班柯，羅斯，與安格斯登場。——

啊，可敬愛的老弟！你勞苦功高，我無以為報，至今於心不安。無論怎樣迅速的酬報，也不能超越你那快捷的功績；我倒願你的功勞反小一點，這樣才能給你以相當的慰勞與報酬呢！我現在只能說，你應得的報酬已經多過於我所能給的了。

馬 得向陛下盡忠，這本身就是報酬了。接受我們的效勞，這纔是陛下分內的事；我們是王室的兒孫，國家的臣僕；凡是能得陛下的寵愛和獎飾的事，都是我們職責內所應做的事。鄧 歡迎你來到這裏；我已開始栽培了你，並要使你發榮滋長。（向班柯）高貴的班柯，你的功績也並不小，對這自然應該有同樣的表彰，讓我來擁抱你，把你貼在我的心上。

班 如能在陛下的心上滋長，收獲也就是陛下的了。

鄧 我是太欣喜了，欣喜充溢得不能自制，要隱藏在悲哀的淚裏去。兒子們，親族們，伯爵們，以及你們近臣，你們聽命，我將要立長子馬爾孔為嗣，我現在封他為肯伯蘭親王；但是不單以這榮典頒給他一個人。其他所有有功績的人都會給以封錫，像繁星一樣地光耀着。……（向馬克卑斯）我們到英佛內斯去罷，我還要再打擾你。

馬 若不是爲陛下效勞，就休息也是辛苦；我親自去做前驅，並以御駕來臨的消息傳達給我的妻，也使他歡喜。那末，敬謹告辭了。

鄧 我的忠誠的柯達！

馬（旁白） 肯伯蘭親王！這一階段，還是我須摔倒呢，還是好好跳過呢？因爲正橫在我的路上。衆星啊，藏起你們的火光！不要叫光明看見我的黝黑的慾念；這雙手要做的事，教眼睛裝着不看見罷。做着再說罷，那怕就是做了出來，眼睛都怕看見的事。（退場）

鄧 忠誠的班柯，誠然不錯，他實在很忠勇，我聽了許多關於他的讚譽，使我如享盛筵。我們隨着他去罷，他是前去準備歡迎我們的；這真是親族中沒有倫比的好兄弟！

（大奏喇叭，衆退場）

第五場 英佛內斯 馬克卑斯的家中一室

——馬克卑斯夫人讀信登場——

「在凱旋的那一天，我遇見她們；據最確實的證據，我知道她們的神通是勝過凡人的見

識。我正心焦着想再追問她們幾句，她們忽然化爲一道清風而消失了。我正在驚奇神往的時際，國王的使者來到，歡呼我爲「柯達伯爵」；這個榮銜正是那些妖孽先對我使用過的，並且還說「敬禮了未來的國王！」祝賀了我的將來。這件事我想最好先告訴你，我最親愛的同享尊榮的伴侶，免得使你因爲不知已經注定的尊榮而損失一些應有的歡慰。這事你且放在你的心上，再會了。」

你已經格拉密斯了，還要是柯達；並且將要有那如預言一樣的身分呢。可是我很爲你的氣質擔憂；你的氣質是太富於普通人性的弱點，怕不見得適於抄取捷徑；你是願意成爲一個偉人的，也不是沒有野心，但是你缺乏那必須和野心聯在一起的狠毒；你非常希望的東西，你偏想用純潔的手段去獲得；既不願有背義的行爲，却又又想非分之；偉大的格拉密斯啊！那東西是在喊着「你若想要，便應這樣做。」你是想要那東西的；但是你沒有實行那件事的勇氣，你並非是不想去做。你快來罷，我好把我的精神貫注在你的耳裏，要用我這舌尖的力來排除那妨礙你攫取金冠的一切，命運與鬼神似乎都是在暗助你戴上黃金之冠的。

——使者登場——

你有什么事情？

使者 國王今晚到此地來。

夫人 哦，你在說瘋話！你的主人不是和他在一起嗎？如果是在一起，他當然應該通知我早為準備的。

使者 夫人，確是這樣；伯爵正在路上呢；我的一個同伴走在前面，幾乎喘不過氣來，勉強把這消息講了出來的。

夫人 去款待他罷，他帶來了重大的消息。——（使者退下）——（鄧肯要到我的城堡裏來，就讓烏鴉來報告這兇兆的消息，也要嘎聲罷。來，你們那些伴隨着可怕的企圖的精靈！請奪去我的女性，使我自頭至腳充滿着最毒狠的殘忍；把我的血凝結起來，塞斷我的慈悲心腸的通路，好讓我的狠心不至因良心發現而生動搖，或是猶豫不決！你們司殺的精靈們！你們若要無影無形地執行宇宙的肅殺之氣的時候，請到我的懷裏來，把這甜蜜的乳變成苦的膽汁罷！來呀，昏暗的夜，用地獄中最黑暗的烟霧包圍起來，好讓我的快刀莫

看見他自己造出來的創口，也莫讓上天從黑幔中窺見一眼而喊出「停止停止」的聲音來。

——馬克卑斯登場——

偉大的格拉密斯！忠誠的柯達！（走去擁抱）根據祝福未來的豫言，比這二者還要更偉大的我的伴侶！你的來信已經讀到，使得我已超離了這茫然的現在，覺得將來已經來到了。

馬 我最親愛的人，鄧肯王今晚就要來這裏。

夫人 什麼時候走呢？

馬 豫定明天。

夫人 啊！明天休想再見天日……你的臉，似乎就像一本書，叫人可以看出奇怪的事情。要欺騙世人，你就得做出和世人一般的神情；在眼裏，在手上，在舌尖，都要表示慙懣之意；樣子要像一朵純潔的花，但實際要是花底下的那條毒蛇。來的客是必要款待的；今夜的大事讓我來辦；因為這件事就是要決定我們將來能否永遠攬得無上的大權的啊！

馬 我們再仔細商談罷。

夫人 只消裝出一副坦白的表情；因為臉一變色便是恐怖的象徵。——此外一切統統交給我罷。（衆退場）

第六場 同前 堡前

——奏木笛，持火把者數人，鄧肯，馬爾孔，杜納爾班，班柯，倫諾克斯，麥克達夫，羅斯，安格斯及侍從等登場。——

鄧 這座城堡的地方很好；清爽的空氣觸着肌膚，叫人心神非常爽快。

班 看那夏天的客人，那投身廟宇的燕子，在這裏築起巢來，便知道這裏的空氣是很鮮美的了；凡是簷頭壁飾，或是拱柱，以及其他方便的角落裏，若有燕子在那搭起吊床或是安起藏雛的搖籃，在那裏停居蕃殖，那地方一定是空氣宜人的。

——馬克卑斯夫人登場——

鄧 看看，我們的尊貴的女主人來了！——（接受夫人之敬禮）——太好意的照拂我，有時反

倒要使我麻煩，可是這麻煩我還得當作好意來感謝。但是你們爲了麻煩也得要感謝我，感謝我給了你們這些麻煩。

夫人 我們所有的效力之處，就都加倍又加倍地做去，比起陛下對我們的恩寵，也還是太薄弱了。爲了報答陛下從前的和最近的授爵，我們只得永遠爲陛下祈福。

鄧 柯達伯爵在那裏？我急忙地追趕他，想給他做個先驅，可是他會騎馬，加上他那熱烈的忠誠像他的距鐵一般鋒利，使他先到家了。美麗高貴的主婦，今晚我是你的賓客。

夫人 你的臣僕永遠準備好把他們的家人，他們自身，他們的財產，隨時都可以結算向陛下報賬，全數繳還陛下。

鄧 把你的手給我，引我去見主人；我非常愛他，我也永遠對他眷顧。請原諒，主婦。（衆退場）

第七場 同前 堡內一室

——木笛與火炬。一個司膳的管家，及僕役數人，捧食盤及其他餐具登場，走過舞臺。隨後馬克卑斯登場。——

馬(獨白) 假如這事做成了就算完事，那末還是愈快做成愈好；假如這次暗殺能把後患一網打盡，則在暗殺完成時便算穩獲勝利；假如只這一擊便可實現這一生的懷抱，——我只說這一生，在這時間之海的淺灘上，那麼我管不了什麼死後的危險，也要試一試。但是這些事就在這一生裏也要受裁制的；我們若教唆人去殺人，教會了之後，教唆的人反要遭着報應的；昭彰的公理的手，會把我們下毒的酒杯的餘滴送到我們自己的唇上來。他來到此地，有兩重保障：第一，我是他的族人，又是他的屬下，所以有理由使我不可下手；其次，我是主人，當然應該嚴防刺客，豈能自行操刀。並且這鄒肯平日爲人這樣謙遜仁和，沒有一點什麼缺點，十分能盡君王的職責，因此在進行殺害他的，那種大逆不道的行爲時，他的美德將像大聲疾呼的天使一般來抗議的，而且慟慟心，有如一個乘風而飛的裸體的新生嬰孩，又如天上的御風而行的天使，將要把這段慘事吹送到每個人的眼裏，那狂風也會要催出淚雨來。我沒有一個距鐵來刺激我這跨乘着的企圖，只是勃勃的野心，終於跳得太猛，以致落到鞍的那邊。

——馬克卑斯夫人登場——

怎麼樣？什麼消息？

夫人 他晚飯都差不多吃完了；你爲什麼離開了大廳？

馬 他問我麼？

夫人 你還不知道麼？

馬 這件事我們不要做了罷；他最近還給了我各種榮銜；而今日無分貴賤上下都尊敬我，我正應該乘着這光彩鮮明的時候穿戴起來，怎麼好這樣快的就拋掉呢？

夫人 是不是雄心就在這穿戴之間沉醉了呢？是不是就此昏睡下去，一覺醒來，回憶先前的大膽的希望，竟面色慘白了呢？從此我也可知道你對我的愛情了。你是不是想這樣做，而沒有勇氣實行呢？你是不是既想獲得那你所認爲的人生至寶，而又自認是個懦夫，像世俗中所謂的那隻貓（註六）一樣，一面嚷着『我想要』，一面又嚷着『我不敢』呢？馬 請你不要說了。合於大丈夫的行爲，我都敢做；沒人敢比我做得更多。

夫人 那末，先是什麼畜牲勸誘你，又把這件事透露給我？你敢做這件事的時候，你纔是個大丈夫；你若能使你自己不僅只是一個大丈夫，那你纔格外的是個大丈夫了。時間地點

都不湊巧的時候，你求之而不可得，現在機緣湊巧，你反倒萎縮不前了。我是哺乳過的，所以我很知道小孩是如何的可愛；但是我若像你對這事這樣堅決發誓，那麼就在小兒向我微笑的時候，我也能從他的無牙齒的口腔裏拔出我的乳頭，摔得他腦漿迸裂。

馬 可是，我們要是失敗了呢？

夫人 失敗就失敗！但是鼓起你的勇氣堅持到底，我們是不會失敗的啊！等那肯睡着了的時候——他今日白天行路辛苦，自然會熟睡下來的——我來用酒把他的兩個親隨灌醉，叫那看守腦筋的記憶力變做一團蒸氣，理性的容器也變成一個蒸溜瓶（註七）他們像豬一樣死睡着的時候，對於那沒有護衛的郎音，我們什麼事不可做？這個弑殺君王的罪，有什麼不可以推到這爛醉如綿的侍衛身上去，叫他們代我們受罪？

馬 只生男孩子罷，因為你這剛勇的氣質只合製造男孩子……我們用血塗在他的兩個睡着的親隨身上，並且就借用他們自己的刀，有誰不相信這事是他們做下的呢？

夫人 我們再撫屍啣嚎大哭起來，誰敢不相信？

馬 那麼，我決心了。我要鼓起全身的力量來幹這一件可怕的勾當。

喂，去罷，要用坦然的外貌騙取世人。
心裏有奸詐的時候，必得用虛偽的面貌去藏隱。（衆退場）

第二幕

第一場 英佛內斯 堡內庭院

——僕持火炬引班柯與弗利安斯登場——

班 現在什麼時候了？

弗 月亮落了；但還沒有聽見鐘聲。

班 月亮落該是十二點鐘了。

弗 我想還要晚一點。

班 且住，你拿着我的劍。天上可真節儉，蠟燭統統都熄了。（註八）這個你也拿着，瞌睡像鉛一樣重壓在我的心上，可是我睡不着；慈悲的衆神啊！請你給我抑制住那些使我不能安息的魔念罷。

——馬克卑斯及一僕持火炬登場——

把劍給我。是誰？

馬 一個朋友。

班 怎麼？先生還沒有睡覺麼……國王已睡了；他今天非常高興，把許多賞犒送到你的管家的房裏。他稱讚你的夫人是最慇懃的主婦，這粒鑽石是送把她的；他現在非常滿意地安睡了。

馬 只因倉卒之間，我們雖有心討好，但是總不免簡陋，不然還可以從容布置。

班 一切都很好……我夜裏夢見那三個妖婆；她們對於你，一些事倒說中了。

馬 我終於把那事忘記了。不過我們若能有一小時閒工夫，你若願意，我們也不妨談談這件事情。

班 好的，請隨你的方便。

馬 你若能和我同心合意，到了時候，你便會得到加倍的尊榮。

班 如在求榮之中不致失掉尊榮，而且問心無愧，那麼我願意領教。

馬 且去安歇罷。

班 謝謝先生，我也祝你安息。

（班柯與弗利安斯退場）

馬（向僕人） 去告訴太太，我的酒預備好了的時候，請敲一下鐘。你去睡罷。（僕退場）

我眼前看見的就是把刀嗎？刀把還向着我這裏來，讓我握住你；我握不住你，但總看見你。不好的幻象啊！難道眼看得見而手不能拿到嗎？你是不是只是心中的一把刀，由熱狂的頭腦生出來的幻象呢？我還是看見你（拔劍）那形狀就同我現在拔出的這把劍一個樣子呢。你引導我走上我已經在進行着的路；我要用的恰好就是這樣一個傢伙。我的兩眼成了其他感官的訕笑的資料，或者也許抵得過其他所有的感官的價值；我還是看見你，在你的刃上柄上，還有先前沒有過的血滴呢……（蘇醒過來）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只是那件殘忍的事在我眼前幻成了這樣的景象。現在我們這半個世界上，萬物似乎都死了，噩夢來侵擾帷帳裏面的睡眠，巫婆向青臉魔王赫凱特獻祭，顛頓的殺人者被那守更的豺狼的嗥叫驚醒了，於是偷偷地舉起塔爾坤（註九）獸慾勃發時的大步，像鬼一樣地朝着他的目標衝去。你這堅牢的大地啊，你不要聽出我的腳步向那方走，因為怕

地上的石頭要紛紛談論我的蹤跡，以致把那和現時很相稱的一派淒涼給打消了……
在威嚇的中間他還是活着；空談比較轟轟烈烈的事業，只能算是冷冽的微風了。

（鐘聲）

我去，這事就成了；鐘聲在喚我。

不要聽這聲音罷，鄧肯；

因為這是喚你下地獄或是送你上天堂的喪鐘啊！（退場）

第二場 同前

——馬克卑斯夫人登場——

夫人 使得他們酩酊的酒，却使得我膽壯起來，他們安歇了，我的心火却燃燒起來——啊
呀！不要響！原來是梟鳥的怪聲，好像那兇兆的更夫來說了一聲最悽慘的「晚安。」他正在動手了；門是開着，醉飽了的僕人在鼾睡着，好像在播弄他的職守；我叫他們喝了毒酒，他們正在掙扎着，說不定是死是活哩。

馬(在內) 誰在那邊喂什麼!

夫人 噫呀!我以為是他們醒了,事還沒有成功之前……要是動了手做,又沒有成功,那可要使得我們滅亡。聽……因為我已經把他們的刀安放了,他不會不看見。若不是他睡的樣子很像我的父親,我早就下手了。我的丈夫!

——馬克卑斯登場——

馬 事情我已經做了,你沒有聽見聲音嗎?

夫人 我只聽見梟鳥和蟋蟀叫,你沒有說什麼話麼?

馬 什麼時候?

夫人 剛纔。

馬 我下來的時候嗎?

夫人 是啊。

馬 聽!什麼人在隔壁房裏睡着?

夫人 杜納爾班。

馬（注視血染着的雙手）這是多麼慘淡的景象。

夫人 說什麼鬼話，什麼慘不慘！

馬 有一個人，在睡中笑了起來，有一個喊出一聲「殺人」，兩個人都驚醒了；我站着聽聽他們，但他們禱告了一番，又睡着了。

夫人 那兒是有兩個人在一起睡的。

馬 一個喊一聲「上帝保佑我們！」一個說「阿門！」好像他們看見了我這一隻會子手的手；他們在恐怖裏居然還能喊出「上帝保佑我們」來，我聽着這聲音，却連一聲「阿門」都說不出了。

夫人 用不着這樣深思了。

馬 但是爲什麼我說不出「阿門」呢？我纔是最需要上帝保佑的，可是「阿門」却鯁在喉裏。

夫人 這些事不可這樣的去想；要是這樣想下去，我們會要發瘋的。

馬 我覺得我聽見什麼地方一聲喊「不能再安睡了！馬克卑斯殺了睡眠，」就是那純潔

無罪的睡眠，那慰藉着心靈的睡眠，也可以說是一天生命的寂滅，苦工後的沐浴，負傷的心靈的止痛劑，大自然供給的第二道菜，（註十）生命的主要的滋養物的睡眠。

夫人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馬 還時常在對着全家的人喊着『不能再安睡了！格拉密斯已經殺了睡眠，所以柯達不能再睡了，馬克卑斯也不能再睡了！』

夫人 是誰這樣喊？……怎麼，伯爵，你這樣胡思亂想下去，好事也會要給你自己弄壞了：去拿點水來，把你手上的髒證洗掉罷……爲什麼把這兩把刀拿了來？應該要放在原來的地方去送回去，把血塗抹那睡着的僕人。

馬 我再也不去了，我怕想起我做過的事，我沒有勇氣再去看了。

夫人 懦夫！把刀給我。睡着的和死了的人不過如圖畫一樣，只有小孩子的眼睛纔怕看畫中的魔鬼……如果出了血，我就把血塗在僕人們的臉上。因爲一定要做成是他們的罪。

（退場內敲門聲）

馬 那裏敲門？我怎麼了？一點聲音就嚇了一跳……（望着手）這是什麼手！哈！要把我的

眼珠子挖出來。就傾偉大的海龍王的所有海洋之水，能洗淨我這血手嗎？不能，我這手會要把無邊的碧海染成一片赤紅。

——馬克卑斯夫人重登場——

夫人 我的手也和你的一樣顏色了，可是我沒有一顆像你那樣灰白的心。——（內敲門聲）南面有誰在敲門；我們回房裏去罷；只要一點水洗一洗，事情就沒有，你想多麼容易！你的毅力跑掉了罷。（內敲門聲）聽！又有敲門聲！快穿上睡衣，免得有事找我們時顯得我們還沒有睡。不要這樣精神恍惚的。

馬 我幹了的事，心裏總去不掉，最好還是恍惚忘形罷。（內敲門聲）
你這聲音就把鄧肯敲醒來罷！
我這樣希望着，假如可能的話。

（同退場）

第二場 同前

——內敲門聲。守門人登場。——

守 敲門真敲得緊啦！要這是做地獄的守門人。開門真要忙煞呢！（註十一）（內敲門聲）
敲，敲，敲！是誰用惡魔的名義來問你。哦，大概是因豐年自縊的農夫；（註十二）來得正是時候，手巾準備好了罷，這裏你會要出汗的。（註十三）（內敲門聲）敲敲敲！是誰換一個惡魔的名義來問你。啊，真的，這一定是一位說模稜話的人，能在正義的兩個天秤上隨意發誓；爲了上帝犯下了不少的叛逆之罪，但還是不能混上天去，啊！進來罷，說模稜話的人。（註十四）（內敲門聲）敲敲敲！是誰真的，這一定是一位英吉利的裁縫爲着偷了做法國褲子的材料而到這裏來的；（註十五）進來罷，裁縫；你可到這裏來燒熨斗。（內敲門聲）敲敲！永遠不會停！你倒底是什麼東西？這地方做爲地獄實在是太冷了。我再不看守鬼門關了；我本來要放進各行的幾個人，凡是踏着薔薇之路，投到永劫之火的人，我本打算都放進來幾個。（內敲門聲）就來！就來！請不要忘記了看門的人。（註十六）（開門）

——麥克達夫與倫諾克斯登場——

麥 朋友，你可是昨晚睡得太遲了，以至睡到這樣遲還不起來。

守 是，先生，我們喝酒喝到二次雞叫；酒這東西，最能引起三件事。

麥 什麼三件事？

守 嗜，小便，紅鼻子，睡覺。淫慾呢，却也能引起，可是也能消滅；它引起淫念，可是不能實行。所以多喝酒對於淫慾一事可以說是一個說模稜話的人；促成它，又敗壞它；鼓舞它，又抑制它；勸導它，又打擊它；使它堅持，又不能堅持；結果呢，模模稜稜地把他弄睡着，向它罵一聲糊塗，一溜烟地跑了。

麥 我想，酒昨夜也對你這樣罵了一聲哩！

守 的確的，先生，直罵到我糊塗渾蛋；但是我報復了它；我想是因為我比它厲害，所以它雖然時常絆倒了我，我却設法把它撲翻了。

麥 你的主人醒來了麼？

——馬克卑斯登場——

好像我們的敲門聲把他驚醒了；他來了。

倫 你早，先生。

馬 二位早！

麥 國王醒來了麼伯爵？

馬 還沒有。

麥 他叫我早點來喚醒他；我幾乎把時間錯過了。

馬 我領你前去。

麥 承你領我去，我真愉快；但這對於你究竟是一種辛苦。

馬 我們歡喜做的事，倒不覺得辛苦；請進這個門。

麥 我大膽去喚醒他罷。因為這是他預先吩咐我的職務。（退場）

倫 國王今天走麼？

馬 是，他是這樣決定的。

倫 昨晚吵鬧了一晚；我們住的那個地方，烟囪被吹倒了；並且，據說，空中有哭泣的聲音；又有死人的奇怪的叫聲，用可怕的聲音預示着將要來到這不幸的世上的一切混亂。夜梟

整夜的叫着；有人說大地也像生了熱症一樣抖顫了起來。

馬 這真是騷亂的一夜。

倫 以我這種淺薄的經歷中，實在找不見同樣的例呢！

——麥克達夫登場——

麥 啊！可怕！可怕！可怕！真是我說不出想不到的事！

倫馬 什麼事？

麥 再沒有這樣大的毀滅了！最冒瀆神明的暗殺已經衝毀了神聖的御體，把裏面的生命偷去了。

馬 你說什麼？生命？

倫 你是說國王麼？

麥 你們自己進房去看看那可怕的東西罷！不要叫我去！你們自己去看看再說罷！

（馬克卑斯與倫諾克斯退場）

（向裏面）醒來啊！醒來啊！敲警鐘！敲警鐘！暗殺反了！班柯和杜納爾班！馬爾孔！醒來

呀！掃掉那死的化身的溫柔的睡眠，來看這死的自身能起來，起來，看看這世界末日的慘象！瑪爾孔，班柯！你們要像是從坟墓裏蘇醒過來的幽靈一樣走來，來看看這可怕的事情罷！敲警鐘！敲警鐘！（警鐘聲）

——馬克卑斯夫人登場——

夫人 有什麼事，用這可怕的鐘聲喚集全家安睡着的人請說罷！說罷！

麥 啊！柔溫的夫人！我能說的話，可是不應讓你聽；向女人耳裏只要說一遍，也會要把她嚇死。

——班柯登場——

啊！班柯！班柯！陛下被暗殺了！

夫人 啊呀！好苦，怎麼在我們的家裏？

班 在任何地方都是太殘酷了。親愛的麥克達夫，請你說，你現在說的話是說錯了罷！

——馬克卑斯與倫諾克斯登場——

馬 假如在這意外事情發生的先一個鐘頭我死了，我也算是渡過了幸福的一生因為從

此以後，人世間再沒有什麼重要的事了。真的，一切都不足取了，名譽與美德已經絕滅了，人的醇酒已經吸乾，只有一些殘渣留在這個窖裏了。

——馬爾孔與杜納爾班登場——

杜 發生了什麼變故？

馬 你遭了變故，你還不知道；你的血統的泉源已經停止了，根源塞住了。

麥 你的父王被刺了。

瑪 啊，被誰？

倫 好像就是他的僕人幹的；他們的手臉都帶着血；他們的刀上也有血，還沒有揩掉就放在枕上了；他們瞪着眼，兩經都錯亂了；誰的性命交給他們也是靠不住的。

馬 啊！我悔不該在憤激之餘把他們殺掉了。

麥 爲什麼把他們殺掉了呢？

馬 誰能夠在一瞬間同時又聰明又狼狽，又憤激，又沉着，又忠誠，又冷淡呢？沒有人能夠；我的悲痛他突死的義憤，勝過了猶豫的理性……鄂肯躺在這裏，他的銀白的肌膚上染着

鮮紅的血，裂開着的創傷，就像是崩陷的豁口，毀滅便由此闖入了；在那邊，是兇手們，渾身浸染着他們的本行的顏色的兇手們，以及那血跡模糊的刀，凡有人心的人，忠君而又有勇氣表現他的忠誠的人，誰能忍耐得住呢！

夫人（顏色驟變） 請快來扶我到那邊去。

麥 喂，快招護夫人。

（都來攙扶夫人，鬧做一團。）

瑪（向杜納爾班旁白） 這事和我們最有關係，爲什麼我們不說話呢？

杜（向瑪旁白） 在此地還有什麼可說？因爲命運藏在一個小窟窿洞裏，隨時都可跳出來把我們捉走。我們到那兒去罷……我們的眼淚還沒有釀成呢。

瑪（向杜旁白） 我們的哀慟還沒有開始呢。

班 好好招護夫人；（馬夫人被抬出）我們穿着這薄衣當着這夜風是很不舒服，我們且先穿上衣服罷，回頭再開會，來追究這件慘案。這事大有可疑，我站在上帝的手掌上，我要和叛逆的陰謀宣戰。

麥 我也這樣。

衆 我們都這樣。

馬 我們快去穿上衣服，在大廳聚會罷。

衆 贊成！（除瑪爾孔和杜納爾班外，衆皆退場）

瑪 你怎麼樣？我們不要和他一道去；只有小人才能假裝悲傷。我到英格蘭去。

杜 我到愛爾蘭去；我們拋棄了富貴尊榮，倒可以使我們安全些；在這地方，笑裏是藏着有刀的；血統越親近的人，越是會幹血腥氣的事。

瑪 這暗殺的箭正纔放出去，還不知落在何方；我們還是躲避起來安全一點，所以快點上馬罷。也用不着告辭，就逃走罷。

眼看臨頭事不祥，

偷偷逃走又何妨？（二人同退場）

第四場 同前 堡外

——羅斯與一老人登場——

老人 我活了七十歲了，在這長長的歲月裏，可怕的奇怪的事物，我也見過不少，但是這可怕的夜，比起以前的見聞來，那些真不足道了。

羅 啊！老先生，上天似乎都不忍看人間這種殘忍的把戲，變得那樣陰鬱起來了；現在看鐘，應該還是白晝，但黑夜竟撲滅了經天的明燈。光明正該吻着大地的時候，地面却被陰霾所遮蔽，這究竟是黑夜逞威，還是白晝太羞怯呢？

老人 這是反常，恰好和昨晚發生的那事一樣。上星期二，有一隻鷹正在高空耀武揚威的盤旋的時候，突被一隻吃老鼠的梟弄死了。

羅 還有鄧肯的那幾匹馬……事情真奇怪，但是確實的——非常好看，跑得又快，真是難得的良種，忽然變野了，衝破了馬廄，狂跳亂奔，不服拘束，好像要和人宣戰似的。

老人 據說還互相咬着呢！

羅 的確的，我親眼看見，真嚇死人……哦！麥克達夫來了。

——麥克達夫登場——

後來的情形怎樣，先生？

麥 怎麼，你還不清楚嗎？

羅 幹這大逆事件的人是誰？已經明瞭了麼？

麥 就是馬克卑斯殺死的那兩個傢伙了。

羅 噫呀！他們爲着什麼要做那樣的事呢？

麥 他們也許是被收買了。國王的兩個兒子瑪爾孔和杜納爾班，都偷偷地逃走了，這很使

他們犯着這嫌疑。

羅 這更奇怪之至了！吞食着自己的生命的依靠，這是一個多麼暴厲的野心！那麼國王的
位置大概會要落在馬克卑斯的身上來了。

麥 他已經被擁戴了，到斯宮即位去了。

羅 那麼，鄧肯的遺體呢？

麥 已運到他祖先埋骨的地方那個康姆基爾去了。

羅 你要到斯宮去嗎？

麥 不，我打算回到菲夫去。

羅 我是要去斯宮的。

麥 希望你在那邊萬事都順利；現在就說聲再會罷，否則我們要覺得新衣裳沒有比舊衣

裳舒服了！（註十七）

羅 再會，老先生。

老人 願上帝保佑你！願上帝也保佑那些將惡當作善，將敵認作友的人們！（衆退場）

第三幕

第一場 弗來斯 宮中一室

——班柯登場。——

班 你現在已經如預言一樣實現了；王位，柯達，格拉密斯，果然如那妖婆所預言的都得到了。……不過，你似乎使用了極卑劣的手段；可是根據先日的預言，你的子孫却不能承繼，而我纔是未來許多帝王的始祖。假如她們的話是說中了。……就像對於你，馬克卑斯，她們的話是說中了。——那麼，在你的身上既然什麼都靈驗了，怎見得在我的身上不是一般的預言，而且能鼓起我的希望呢？但是，吓，不要說了！

——喇叭聲。馬克卑斯作國王裝；馬克卑斯夫人作王后裝；倫諾克斯，羅斯，貴族們，貴婦們，及侍者等登場。——

馬（注視着班柯，向夫人說）這裏有一位重要的客人。

夫人 假如忘記了這位客人，那簡直是我們的盛宴的一大缺陷，一切都不像樣了。

馬（向班柯） 我今晚設有盛筵，先生，請你光臨。

班 任憑陛下吩咐；我當遵命出席。

馬 你今天下午要到什麼地方去嗎？

班 是，陛下。

馬 要是你不去，今天下午開會，我很想聽取你的意見，你的意見一向是穩重可靠的；那末明天再說罷……你要去很遠的地方嗎？

班 我想現在起身，到晚餐的時候回來，要是馬跑得慢些，我恐怕還要借用夜晚的一兩個鐘頭。

馬 不要耽誤了宴會。

班 是，一定不，陛下。

馬 我聽說那兩位狠心的族弟逃到英格蘭和愛爾蘭去了，並不承認殺父之罪，却造了一些奇離的謊言騙人；這事且候明天再說，因為明天有許多國家大事需要我們共同來處

理。快去騎馬罷；等你晚上回來再見。弗利安斯也和你一道去嗎？

班 是，一道去；時候已經到了。

馬 我願你們的馬又快又穩；那麼我就把你們放心的交給馬背了。再會。（班柯退場）在晚上七點鐘之前，每人都自由的消遣他的光陰罷；爲着以更大的愉快，參加晚上的聚餐，我要獨自一個人等到晚餐的時候；於再會之前，上帝保佑你們！（除馬克卑斯及一侍從外，餘均退場。）喂，有話和你說，那些人來等着沒有？

侍 他們現在宮門外等着。

馬 把他們領來見我。（侍從退下）

僅僅這樣是算不了什麼；應該安心地這樣做纔成。我是很畏懼班柯的，他的高貴的性格中確有可畏的地方；第一是勇敢，並且在這個無畏的天性之外，他還有一種能巧妙利用這種勇敢的智慧。只有他活着，倒叫我駭怕；和他相形之下，我的精神便要受抑壓，就像馬克安通尼在凱撒面前一樣。妖孽們最初稱呼我爲國王的時候，他便斥責她們；叫她們對他也說點什麼；隨後她們就和預言家一般，祝賀他爲歷代帝王的祖先。就是說，她們是把

一頂荒蕪的王冠放在我的頭上，把一根破爛的寶杖放在我的手掌裏，將來却要被異姓的人奪奪了去。叫我的子孫不得承繼。果真這樣，那我豈不是爲了班柯的子孫而用血污了這雙手；豈不是爲了他們而殺了仁慈的鄧肯；在我的心的和平的盃裏注入了怨毒，豈不也只是爲了他們；把我的不朽的靈魂送給了惡魔，也只是爲便他們做王，班柯的子孫做王；既然這樣，那末何不如讓命運送上戰場，且和我拚個你死我活罷！

——侍從領兩個濟做刺客的浪人登場——

(向侍從) 你到門外去，等我叫你再來。(侍從退下)

(向刺客) 是不是我們昨天商量過？

刺客 是的，陛下。

馬 那麼，你們把我的話考慮過沒有？從前使你們遭着不幸的，你們誤解是我，但實際却就是他。這件事昨天我已說得明白，並且向你們證實了，你們是怎樣的受騙，怎樣的被阻撓，是誰經手，是誰主使，以及其他一切詳細情形，都說了，且證明出，就是只有半個靈魂的人，或是腦筋糊塗的人都要表示：「對的，這是班柯幹的」呢。

刺甲 是，承陛下指教過了。

馬 那麼，現在要說進一步的話了。這就是今天召你們來會談的要點，你們能有把這事這樣做下去的耐性嗎？他已把你們壓制着送到了坟墓裏，使你們的子孫永遠淪爲乞丐，你們還如此虔誠爲這個好人及其子孫祈福嗎？

刺甲 我們是人，陛下。

馬 是的，按類來說你們總算是人。好像獵狗，靈提狗，雜種狗，西班牙狗，惡狗，獅毛狗，水狗，狼狗，全都叫做狗一樣；不過，在標明價格的簿記上，就要分別按其秉性的特質而註明其善跑，遲慢，機敏，守家，善獵，所以在同一列名的簿冊上又各有專名；人類也是如此。那麼，假如你們在簿冊上也有位置，却不是最下級的一種人，那麼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們，你們若能照我的吩咐去實行，便可剷除你們的仇敵，也可以獲得我的信任，因爲他若活着我總是不快活，他一死我就安心了。

刺乙 陛下，我是受盡了世間的鄙視和打擊的一個人，所以我因激怒而幹下擾亂世界的事情，是什麼都不顧忌的。

刺甲 我也是受命運的播弄，遭災難的困惱的一個人，所以就拿性命來作孤注一擲。只要能得點補償，什麼都不該怕的。

馬 那麼你們兩個都知道班柯是你們的仇敵了。

刺乙 的確是的，陛下。

馬 也是我的仇敵；並且仇恨極深。他活着的每一分鐘，都有尖銳的刀，刺着我的致命的地方；雖然我有權力公然把他剷除，並且這事由我的意志負責，但我不可這樣，因為有幾個是我和他共同的朋友，我不能不顧他們的好感，不，我反而要哀悼自己所打倒的人；所以我要求你們的幫忙，爲了各種重大的理由，不得不遮掩世人的耳目。

刺乙 陛下，無論什麼事，但憑吩咐好了。

刺甲 縱然我們的性命……

馬 你們的本性都顯露出來了。頂多在一小時以內我就要告訴你埋伏的地點，和可以下手的时间；這事一定要在今晚幹成，並且要在離宮城遠一點的地方；不要忘記，這事要幹得乾淨；手脚要靈敏，不要留下什麼毛病；那個伴着他的弗利安斯，剷除他和剷除他的父

親對於我是同樣的重要，所以也要把他弄掉。你們自己去決定罷。我即刻就來。

刺乙 我們已經決心了。

馬 我就來叫你們；到那邊等着罷。（刺客們退下）事已決定了；班柯，你的靈魂萬一要到天堂去，就在今晚上向那邊飛去罷。（退場）

第二場 同前 宮中之另一室

——馬克卑斯夫人及一僕登場——

夫人 班柯離宮了麼？

僕 是的，但今晚還要回來。

夫人 去對國王說，我要和他講話。

僕 是。（退場）

夫人 絲毫無所得，一切都枉然，願望雖達到，心裏却不安。殺了人而只能享受不穩的安樂，還不如被殺的人來得穩安。

馬克卑斯登場

啊，怎麼了？丈夫你爲什麼獨自一個愁眉深鎖？還蘊藏着那些早應和所思的東西一同死去的念頭？無法補償的事就不必去管它；幹了就算了。

馬 我們砍傷了蛇，却沒有給它弄斷氣；它的傷一好了，我們幹下這事的人又會要遭受他的毒牙的。我們這樣在提心吊膽中吃飯，每晚被惡夢侵擾，倒不如讓宇宙毀滅，讓天上人間一齊遭殃。既然心裏像被拷打着一樣苦悶着，倒不如和那些我們爲自己平安而送到平安之境的死人們做伴。鄧肯現在是在他的坟墓裏了；於一陣狂熱症的一生之後，他安眠了；叛逆已經下了最惡的毒手；鋼刀，毒藥，內憂，外患，都不再侵犯他了。

夫人 不要說了罷，丈夫，不要做起那種愁苦的臉；今晚在宴客的時候，務必做出愉快歡樂的樣子。

馬 好，就這樣，請你也這樣罷。尤其對於班柯要注意，無論眼睛和言語，對他都要表示特別好感。因爲我們在這不安定的境遇中，也只好把身子浸在這詭譎的河流中，要把我們的臉成爲假面具，遮掩住我們的真心。

夫人 請你不要再這樣想了。

馬 啊！這個胸裏就是一個毒蠍的巢穴！你是知道的，班柯和弗利安斯還活着呢！

夫人 可是他們父子的生命的契約也並不是永久的。

馬 那麼，這就令人安慰了；他們不是不可以弄掉的東西；所以你放快樂些罷。在蝙蝠飛旋完畢之前，在鞘翅的甲虫被魔女喚出，用它的噙嚼的聲音成爲夜晚催睡的鐘聲之前，就要有一件可怕的事發生。

夫人 什麼事情？

馬 你不必打聽，親愛的人，事情完了之後你會要贊美的……來，遮眼的黑夜，把那慈祥的白晝的溫和的眼睛蒙蓋起來罷，用你殘酷無形的手，把那使我面色沮喪的生命契約（班柯）撕毀了罷！天黑下來了，烏鴉歸林了；白晝裏的善良的東西開始瞌睡，黑夜的惡魔醒轉來提取他們的食物……（向夫人）你很奇怪我的話罷，但是請不必奇怪，做惡總得做到底……那麼和我一道走罷。（同退場）

第二場 宮城前之花園

——三個刺客覆面登場——

刺甲 但是誰叫你來和我們相會呢？

刺丙 馬克卑斯。

刺乙 不必疑心他了。他說的我們的職務和行動，與我們所得的命令完全相符呢。

刺甲 那麼和我們合作罷。西方還多少閃着夕陽的影子；終於黑夜來了；旅客也正該馬

上加鞭去趕他的歸宿；我們守候着的那東西馬上就要走來了。

刺丙 聽，我聽見馬蹄聲！

班（在內） 給我們點個火把罷。喂！

刺乙 是這傢伙了！其餘的被招待的人們都已到宮裏了。

刺甲 他的馬好像牽到後面去了。

刺丙 差不多還有一哩呢！他平常都是這樣，人家也是這樣，從這裏到宮裏，都是徒步走去的。

刺乙（向着對面） 火把，火把！

——班柯及弗利安斯特火把登場。——

刺丙 是他！

刺甲 準備好！

班 今晚像要下雨。

刺 來，幹他媽的！（衆襲班柯）

班 啊！中了奸計！弗利安斯，快逃，快逃，快！你要報仇呀！啊狗！（班柯死，火把消滅，弗利安斯逃。）

刺丙 是誰把火把撲滅的？

刺甲 不可這樣嗎？

刺丙 只殺了一個他的兒子逃走了。

刺乙 我們失掉了事業中最好的一半。

刺甲 總之，回去再說，去報告我們成就的部分好了。（衆退場）

第四場 同前 宮中大廳

——筵席已備。馬克卑斯，馬克卑斯夫人，羅斯，倫諾克斯，貴族們，及侍從等登場。

馬 你們都已知道自己的等級，坐下罷；自始至終，我是竭誠的歡迎。

衆 謝謝陛下！

馬 我也親來坐席罷，聊盡主人之誼。我們的女主人且在她的寶座上暫停，等適宜的時候再請她款待。

夫人 請先代我向諸位致敬；我的心裏是歡迎他們的。（衆起立敬禮）

——刺客甲上，立於門旁。——

馬（向夫人） 看，他們以誠心的謝意回答你呢……兩邊人數相等，我來坐在中間；請盡興的歡樂罷！等一下我要用大杯來敬一回酒。（走向門口）（向刺客）你的臉上有血。
刺客甲 就是班柯的血。

馬 你在門外比他在屋裏好些。（註十八）……把他結果了麼？

刺客甲 陛下，他的頸是砍斷了；是我給他弄的。

馬 你真是殺人的能手；但是，要同樣能處置了弗利安斯纔是好手；你若幹成了這事，你可

真是天下的名人了。

刺甲 陛下，弗利安斯逃掉了。

馬 我的病又要發作了；要是連他弄掉了，那我便像大理石一樣堅固，磐石一樣安穩，如囊括一切的空氣一樣自由，什麼遺憾也沒有了。可是現在我被藍籠幽禁起來了，與疑惑和恐怖爲伍了。但是班柯可停當了？

刺甲 弄妥當了，頭上有二十道裂口，最小的一處也足以致命，現在已經倒臥在溝裏了。

馬 勞苦你了。大蛇是死了，逃掉的小蛇，將來或許會要變毒蛇，但現在却還沒有毒牙。你罷，明天再談。（刺客退場）

夫人 丈夫，你沒有款待來賓；宴會在進行的時候不好好的招待，那便等於出賣的，不算是請客的了。如果只爲着吃東西，那最好是在家裏，既不在家裏，便要有禮節來做食品的佐料；宴會而沒有禮節那就沒有味了。

馬 好一個提醒我的愛人！願諸位儘量地吃，充分地消化。並祝諸位健康！

倫 陛下請坐罷！

——血淋淋的班柯的陰魂登場，坐在馬克卑斯座裏。馬未注意。此陰魂除馬克卑斯外，餘均不能看見。

馬 假如班柯來到，今天算是集全國的英秀於一堂了。他的不來，我寧要責備他太不賞光，我不願憐憫他有什麼意外。

羅 他答應來，却又缺席，真應該受責備……請陛下賞光就座罷。

馬 座位都滿了。

倫 陛下，這裏留着一個位子呢。

馬 那裏？

倫 這裏，陛下

(馬突見到班柯陰魂，大吃一驚。)

是什麼驚動了陛下？

馬 這是那一個的？

衆 什麼，陛下？

馬 你們不能說這是我幹的；不要向我搖幌着你的血淋淋的頭髮。

羅 諸位，請站起來；陛下似乎不大舒服。

夫人 請坐，諸位；我的丈夫常是這樣，從年青時起就這樣；請你們坐下罷；這毛病只發作一陣，馬上就會回復的，你們若太注意他，反而會激起他的怒，延長他的迷惘；不要理他請儘管吃好了……（向馬小聲地）你是男子漢嗎？

馬 是，並且還是勇敢的男子漢，敢看那惡魔見了都要怕的東西。

夫人（小聲地） 啊！完全瞎說！這就是你的懦怯的肖像；這就是你說的領你去殺鄧肯的那把繪在空中的刀。啊！這種突發的恐慌——其實和真的恐怖一比便是虛偽欺人的東西——與女孩子冬天圍爐時根據祖母傳述所講的故事倒很相像。真可羞！爲什麼做這樣的鬼臉？畢竟你看見的不過只是一把椅子啊！

馬（手指着） 請你看那兒！看那兒！怎麼樣？我怕什麼？假如你能點頭，你說話罷！若是說靈堂墓穴一定要把我們埋葬了的東西又掘出來，那倒不如用蕊的胃袋來做坟墓了。

（陰魂消失）

夫人 怎麼，完全失了丈夫的氣概？

馬 我若確是站在這裏，我就真的看見了他。

夫人 呸！胡說八道！

馬 在古代，在戡定社會的人道的法律還沒有制定以前，流血的事是早已有過的；是的，駭人聽聞的兇殺也發生過；在從前，打破了腦袋，人一死了，也就完事大吉了；但是現在頭上受了二十處致命傷的，却還能回轉來把我從座位上擠出來。這比殺人的事還奇怪了。

夫人 丈夫，諸位都等着你好久了。

馬（回復過來） 啊！是！是！諸位，請不必對我驚訝；我有一種奇怪的病，凡知道我的人都不以為意……來，敬大家一杯，祝諸位的健康；那麼我就坐下罷。拿酒來，酌滿。這一杯敬我的沒有在座的好友班柯；他要在這裏就好了；對大家和他，我乾一杯，敬祝大家的健康！

衆 敬領陛下的祝賀的一杯！

——（班柯陰魂重登場，馬克卑斯臉色驟變。）——

馬（向陰魂） 滾開去！離開我的眼前！爬進土裏去！你的骨頭是沒有髓的，你的血是冷的；

你的瞪着的眼睛是沒有視力的。

（衆驚駭，又站起來。）

夫人 諸位，這是常有的毛病，沒有什麼別的；只是太掃興罷了。

馬（向陰魂） 人敢做的，我都敢做；你就像一個俄羅斯的熊，長着角的犀牛，或是赫爾克尼亞的猛虎，向我走來罷。你只要變了現在這個怪樣子，我的堅強的筋肉便不至於發抖；或是你再活轉來，和我在沙場用刀去決鬥亦無不可；那時節我若發抖，你可罵我是一個小女孩的玩偶。滾開！可怕的陰魂！虛幻的傢伙！去罷！

（陰魂消失）

好好，他走了，他走了；不要緊了。請你們坐下罷！

夫人 你做了這奇怪的樣子，真掃了大家的興，破壞了這次的盛宴。

馬 碰見這種事情，能像夏雲浮過一樣而不驚奇嗎？我現在想想，你看了這樣可怕的東西，居然毫不緊，而我則嚇得臉上蒼白，你真使得我幾乎不認識我原有的膽量了。

羅 看見了什麼東西，陛下？

夫人 請不要說了！他越來越沈重；質問會要激怒他的……現在就再會罷；不必拘泥退席的順序，請馬上都退席罷。

倫 再見了，祝陛下早些痊愈！

夫人 祝諸位晚安！（衆貴族及侍從等均退場）

馬 這事一定要弄得流血，據說，流血的事總要惹出流血的事來；石頭動搖，樹木說話（註十九）的例也有過。預兆筮卜會藉了喜鵲烏鴉之類巧妙地發現了殺人罪來……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夫人 正是夜與晨曦相爭，難分難解的時候。

馬 麥克達夫拒絕不來，你以為怎樣？

夫人 你派人去了麼？

馬 我間接這樣聽說：我是派派人去的。無論在那個家裏，沒有一個僕人沒有給我買通……

：我在明天一早，要去找那幾個妖婆，叫她們再指點一下；因為現在既這樣幹了，我就要用最惡的手段去知道我的最惡的結局。爲了我自己的利益，任何犧牲都可以；我既已陷

在這血河之中，則除了向前渡過去是沒有辦法的。現在若向後轉，道路也是同樣困難的。我有了奇想，我一定要實行，行了再說，讓人家去批評。夫人，你缺乏精神的養息，去睡罷。

馬 去，睡覺去。看見了幻影就駭怕，太懦弱了，應該還要鍛鍊。做壞事實實在還太幼稚了。

(同退場)

第五場 荒野

——雷聲 三妖婆登場，遇赫凱特女魔——

妖婆甲 喂，赫凱特，你怎麼啦，生氣的樣子？

赫 我怎麼能不生氣呢？你們這些不知恥的惡婆！膽敢以有關人們生死的事情，隨便向馬克卑斯打着謎語，私通款曲；我是你們的師祖，也是一切災禍的主宰，這回爲什麼不請我參加，宏施我們的魔法？你們做的更可惡的是，竟幫助了不應幫助的匹夫，這個人陰毒而又暴戾，和其他凡俗的人一樣，只圖自己的便宜，他那裏愛你們。趕快去補救，趕快去！去到

太奇怪了。(轉用譏刺的口吻)那個仁慈的鄧肯之死，很惹起了馬克卑斯的哀悼；然而，他終於死了；而那勇敢的班柯又在太晚的時候在外行走；你大可以說是弗利安斯殺的，因為弗利安斯逃走了；人是不應該在太晚的時候，隨便在外面行走。誰能不想起瑪爾孔和杜納爾班之殺死他們的慈父，是何等奇怪？馬克卑斯為此是傷感到極點！他不是激於義憤立刻把那兩個醉酒酣睡的犯人殺掉了嗎？這不是極堂皇的處分嗎？真的，也可說是賢明的辦法！因為那兩個傢伙若是否認起來，任何人聽了都要憤慨的。所以我要說，他一切事都處理得很好；我真以為，要是鄧肯的兒子們都落在他的掌握裏——上天憐憫，他們是不會的——他們一定要領略殺死父親該當什麼罪；同樣的，弗利安斯也要領略到的。但是，不要說了！我聽說麥克達夫爲了說話鹵莽，又爲了沒有赴宴會，遭了黜斥。先生，你知道他到那裏去了呢？

貴
鄧肯的兒子，承繼霍是被那篡位的奪去了，他現在在英格蘭宮裏，受到頂誠摯的愛德華王的竭誠款待，所以他的應得的尊敬可以說是絲毫也沒有被命運的禍害損壞過。麥克達夫就是跑到那裏去求英王助他喚起諾珊伯蘭和勇敢的西華德，有了這些救兵，

——再加上神明的暗助——我們便可以再安心飲食睡眠，筵席之中便可不致再見血腥的刀劍，便可以自由地忠君受祚；這一切都是我們現在衷心期待的。但這消息使得馬克卑斯大怒，他準備要開仗了。

倫 他派人去傳喚麥克達夫了麼？

貴 他傳喚過了；但是，回答是乾脆得很：『先生，我不去；』那惱怒的使者轉過身來，喃喃地好像是說：『把這樣的回答帶回去，你將要後悔啊！』

倫 那麼這就是一個警告，要他儘理智所及地提防着將來……哦，我願有一位聖明天使在他去以前先飛到英格蘭宮中去傳達消息，好便福祉儘快地回到我們這個遭着毒手的受難的國家來。

貴 我願向天使作這樣的誠意的祈禱！

(衆退場)

第四幕

第一場 洞窟 中置煮鍋一具

——雷聲。三妖婆登場。——

妖婆甲 虎斑貓叫了三次了。

妖婆乙 豪豬叫了三回加一回的喲。

妖婆丙 怪鷹在叫着：時候到了，時候到了。

妖婆甲 大家圍着煮鍋團團繞，

把毒肝毒臟向着鍋裏拋，

冷石底下的癩蝦蟆啣，

三十一晝夜的潛伏着，

在睡中曾分泌出毒汗珠，

先把你放在魔鍋裏煮。

衆（繞鍋跑着）

加倍加倍的辛苦辛苦，

火兒熊熊燒，鍋兒滾滾煮。

妖婆乙

沼裏毒蛇切成片，

放在鍋裏來熬煎；

壁虎眼珠，蝦蟆掌，

惡狗舌頭，蝙蝠毛，

蝮蛇的叉，蟒蛇的刺，

蜥蜴的腳，梟鳥的翅，

製鍊成功好興妖，

要像獄湯一般翻滾的燒。

衆

加倍加倍的辛苦辛苦，

火兒熊熊燒，鍋兒滾滾煮。

妖婆內

飛龍鱗，豺狼牙，

魔女的木乃伊，

鹹水濱的貪食的大肚皮，

黑夜掘起的毒草根，

瀆神的猶太人的臭心肝，

山羊的膽汁，與日蝕時

割下的水松枝，

土耳其人的鼻子，韃靼人的唇，

娼婦在溝裏生出來的，

卽遭勒死的嬰孩的手指頭，

煮成一鍋好稠的粥；

再加上猛虎的內臟，

湊成我們這一鍋好湯。

衆 加倍加倍的辛辛苦苦，

火兒熊熊燒，鍋兒滾滾煮。

妖婆乙 用點猴血來凝凍，

這樣魔術纔穩定。

——赫凱特登場——

赫 啊！好！你們辛苦了！

這些利益大家都沾得到。

現在繞着鍋唱歌，

像是環舞着的小妖魔，

把投進的東西咒成魔。

（奏樂，唱歌，唱「黑妖精……白妖精……」之調。）

妖婆乙 我的拇指痛得怪，

有什麼惡人要跑來。

開門，

不論誰敲門。

——馬克卑斯登場。——

馬 哈，你們這一羣在深夜裏行動，鬼鬼祟祟的妖婆！你們在這裏幹什麼？

衆 一件無名的事。

馬 我請求你們，用你們的魔術——不管你們怎樣去知道——回答我的疑問；縱然你們解開了風囊，吹起了震動寺院的暴風，縱然滔天大浪把船隻吞沒，縱然把穗麥吹倒，大樹吹斷，縱然城塞坍塌倒在守兵的頭上，縱然宮殿尖塔傾斜在地上，縱然自然界一切的有機的寶藏顛覆無遺，直等到毀滅本身都覺得倦厭；這都不關緊要，只消你回答我問你們的話。

妖婆甲 請說罷，

妖婆乙 請問罷。

妖婆內 我們回答你罷。

妖婆甲 你是願聽我們親口對你講呢？還是由我們的師傅來說呢？

馬 叫他們來罷，讓我會會他們。

妖婆甲 把這吃過九隻小豬的母猪血倒進去。這是從絞人架上滴下的油，把它倒進火裏去。

衆 來呀！不管你品級高和低，

顯你的形，盡你的職。

雷鳴。第一鬼爲一帶盔的首級。

馬 告訴我，你這不相識的妖魔——

妖婆甲 他知道你的心事，你聽他說好了，你自己不要開口。

鬼 馬克卑斯！馬克卑斯！馬克卑斯！要提防麥克達夫；要提防菲夫伯爵。讓我去罷，話就這樣

夠了。（消逝）

馬 無論你是什麼，你的忠告，我是很感謝的，你正說中了我恐懼的事；但是，請再說一點，——

妖婆甲 你就命令他也無用；這裏另外還有一位，比剛纔這位神通更大。

雷鳴。 第二鬼爲浴血嬰孩。

鬼 馬克卑斯！馬克卑斯！馬克卑斯！

馬 我若有三隻耳朵，我都要用牠來聽你。

鬼 要殘酷，大膽，堅決地幹儘管輕侮一切的人力，因爲沒有女人生出來的人能傷害馬克卑斯。

馬 那麼，你活着罷，麥克達夫，我用不着怕你！但是我要加倍的穩妥，我要從運命獲得保證，你還是不應活下去；要這樣，我纔能叱斥我那懦怯的根性，不怕雷鳴而安穩地睡覺。

雷鳴。 第三鬼爲頭戴王冠的幼童，手執樹枝。

這是什麼？做出王子一般的樣子昇起來，頭上戴着至尊的冠冕？

衆 請聽着，你不要開口！

鬼 你要像獅子一樣的驕傲，誰憤怒，誰着惱，誰在那裏謀叛，你一概不要管；馬克卑斯永遠不會被征服，除非等到伯蘭的大森林都來到丹西南的高山上來攻擊他。（消逝）

馬 決不會有這樣的事；誰能徵發森林，誰能把生在地面的樹木連根拔起？好愉快的預言！

好極了！叛逆，你永遠不能抬頭，除非等到伯爾的森林也起來叛變。那末，尊貴的馬克卑斯當然可以安享天年，不會死於非命的。但是，我還非常想知道一件事；喂，這件事要是以你的魔法能講出來，請你告訴我罷！——班柯的子孫會要統治這王國麼？

衆 不要再問了。

馬 一定要請你告訴我；否則你們永遠將被咒咀！哦！我知道。

（此時鍋突然沈入地中，聞木笛聲。）

呀！這鍋怎麼沈下去了？這又是什麼音樂？

妖婆甲 表演！

妖婆乙 表演！

妖婆丙 表演！

衆 表演給他的眼睛看，叫他的心裏痛，

要像幽影一般的來，幽影一般的去。

——着帝王服裝者八人列隊而出，最後一人手持明鏡；班柯的陰尾隨着。

馬

你太像班柯的陰魂；滾開去！你的王冠的光芒燒焦了我的眼珠；你的頭髮，你這戴金冠

的頭，和第一個一樣……第三個也和前面的一樣。喂，你這些惡婆們！爲什麼拿這個給我

看？……第四個……眼珠，迸出眼眶罷……什麼！這一脈相傳，要繼續到世界末日麼？……

又來一個……第七個！我不要再看；……第八個又出來了，手拿着一面鏡子，照出了更

多的給我看；其中有一個還拿着兩個球，三根杖……啊！可怕景象……現在我明白是

真的了；因爲頭髮上漬了血的班柯向着我這方微笑，似乎在指點着他們做他的後裔。

（鬼影消逝）

（向妖婆們）怎麼當真這樣嗎？

妖婆甲 是，真的這樣啊！可是馬克卑斯爲什麼這樣驚惶？來，姊妹們，表演我們的最高的娛

樂，來安慰他。我要向空中使法，奏起好的音樂來，你們表演奇妙的環舞，好讓這位大王說

我們報答了他的盛意。

（奏樂，妖婆們跳舞，隨即與赫凱特一同消逝）

馬 她們到那裏去了？走了麼？讓這不祥的一天在日曆中永遠受着咒咀罷！——喂！進來！
面的人！

——倫諾克斯登場。

倫 陛下有什麼事？

馬 你們可曾看見妖婆們？

倫 沒有看見。

馬 她們沒有從你身傍走過麼？

倫 實在沒有，陛下。

馬 她們所乘的空氣，都成了毒霧，相信她們的人們，都會要墮入地獄……我聽見馬蹄響，

是什麼人來了？

倫 陛下，是三個人前來報信，說麥克達夫逃到英格蘭去了。

馬 逃到英格蘭去了麼？

倫 是陛下。

馬（傍白）時間啊，你在我下毒手之前竟着了先鞭；意見是迅速向前跑，若不實行，便永遠追趕不上；今後我心裏一生了念頭，就該是我手裏做的事業。就在現在，為使我的思想終於得到實行起見，立刻就應下手；我要出其不意地襲擊麥克達夫的堡壘；騙取菲夫，要把刀子加在他的妻子以及一切和他有血統關係的人的身上。不要像愚蠢人一樣只是誇口；在意志消沉之前我真要幹出這樁事來……但是可不要再活見鬼！（向倫諾克斯）他們在那裏呢？請引我到他們那兒去。（衆退場）

第二場 菲夫 麥克達夫的堡壘

——麥克達夫夫人及菲幼子，視威羅斯登場。——

麥夫人 我丈夫做下了什麼事，要逃到外國去？

羅夫人，你應該鎮靜一點。

麥夫人 可是他却不能鎮靜；他的逃亡完全是發瘋；我們的行爲很坦白，但我們這種疑慮反倒使人家把我們看做叛徒了。

羅 他的逃走，究竟是他的見識，還是他的疑慮，還不知道哩。

麥夫人 見識！拋棄了他的妻子和家財而獨自逃走，他是不愛我們了；他沒有人心；就是那可憐的鴿鷓，鳥中最小的了，若是巢裏有小雛的時候，不是也要和梟鳥戰鬥麼？完全是爲了恐懼，一點也不是爲了愛情；這種不合情理的逃亡，其中那裏還有什麼見識！

羅 親愛的表姊，我請你鎮靜一下；至於你的丈夫，是高貴、賢明，有判斷力，而又最善臨機應變的人。我不敢再往下說；總之，時代是很殘酷的。有時候我們被人視作叛徒，自己却不會知道；有時候我們圍成着不安，而誤信謠言，可是不知道要如何應付，只是在洶湧的大海上面漂來漂去……我告辭了；不久我還再來，事情到了最糟的地步，不是終止，就會回到原來的幸福狀態。我的表姪，上帝保佑你！

麥夫人 這小孩雖然有父親，而又是一個沒父親的孩子了。

羅 我是一個蠢人，若再久坐下去，自己會要失了體統，且使得你更難受；我馬上要告辭了。

（羅斯浪場）

麥夫人 孩子，你的父親是死了；你如今怎麼辦呢？如何生活下去呢？

兒 像鳥似地生活下去，媽。

麥夫人 那麼，吃虫子和蒼蠅麼？

兒 能得到什麼就吃什麼，鳥就是這樣的。

麥夫人 可愛的鳥！像你這樣的鳥，網罟，繃羅，永遠也不駭怕罷。

兒 我爲什麼要駭怕呢？對於可憐的鳥，誰也不會張出網羅來的。我的父親並沒有死，不管媽怎麼說。

麥夫人 不，他是死了；你沒有了父親怎麼辦呢？

兒 不，你將怎麼辦呢，沒有了丈夫？

麥夫人 唉，我可以到任何市上去買十個二十個來。

兒 那麼，你買來之後再出賣罷。

麥夫人 你說話好俏皮；不過，你說的倒也很對。

兒 我的父親是叛徒嗎？媽！

麥夫人 是，他是的。

兒 什麼是叛徒？

麥夫人 一個矢志忠誠而又自毀誓約的人

兒 這樣幹的人都是叛徒麼？

麥夫人 是，凡是這樣幹的人，就是叛徒，是應該絞死的。

兒 宣誓而又背誓的人都要絞殺的麼？

麥夫人 每個都要。

兒 誰去絞殺他們呢？

麥夫人 兒，那些正直的人們。

兒 那麼，誓了誓約，遭到那樣不幸的人都是傻子了，因為宣誓而又背誓的人滔滔皆是，他們儘夠打正直的人，儘夠絞死他們的。

麥夫人 上帝保佑你，你這小鬼，可是你沒有了父親怎麼辦呢？

兒 如果父親真的死了，你會要哭他的；如果你不哭，那倒是很好的兆頭，我不久將有一位新父親了。

麥夫人 胡說八道的小鬼，你說的是什麼話？

——使者登場——

使 太太，我們初次見面，你是不認識我的，但是你的爵位我是很知道的。我知道似乎有什麼危險已經逼近你的身邊了，因此，你如果聽信我的勸告，我希望你帶着你的孩子，趕快離開這個地方。這樣的驚嚇了你，我覺得我是太粗野了；再厲害一些便會變成殘忍，而殘忍的事已經逼近了你的身邊。上帝保佑你！我片刻也不能再猶豫了。

（急忙的退場）

麥夫人 逃到那裏去呢？我沒有做壞事。但是我想起了，我現在還是住在人世間，在這人世，做壞事往往是受讚美的，行善倒反常常被認是做危險的蠢事；那麼，唉，我為什麼還要說我沒有做過什麼壞事，提起這女人氣的抗拒呢？

——刺客數人登場——

這是些什麼人？

刺甲 你的丈夫在那裏？

麥夫人 我不希望他在什麼該咒咀的地方以至你們這樣的人找得到。

刺甲 你丈夫是叛徒啊！

兒 狗屁，你這蓬頭的小人！

刺甲 什麼！你這個小混蛋叛徒的餘孽（刺小孩）。

兒 他刺殺了媽，他逃命啊！你逃走啊！（死）

（麥夫人退場，喊着『殺人了！』刺客在後追趕）

第三場 英格蘭 王宮前

——瑪爾孔與麥克達夫登場——

瑪 我們找個沒有人的地方去痛哭一場罷。

麥 我們不如像勇士一樣，緊握着刀，回去保護我們的被蹂躪的權利罷；每天早晨都有新的寡婦號陶，新的孤兒哭泣，新的悲慟衝上了雲霄，上天也像是和蘇格蘭表示同情一般，反響着同樣悲哀的呼聲。

瑪 我若相信的事，我就要歎息；我若知道的事，我就要相信；我若能補救的事，時機一到，我就要圖補救的。你所說的，也許就是事實。這個篡位的人，只要說起他的名字，也就要污了我們的舌頭，但從前却被人認為是正直的；你也曾敬愛過他，可是他不是還沒有觸動你麼？我年紀雖然還輕，但你能利用我，也許還可得到他的一點賞賜，並且爲着平息上帝的怒，就犧牲這個柔弱無辜的小羊，也是聰明的事。

麥 我並沒有奸詐。

瑪 但馬克卑斯是有的。忠良的天性在帝王的威權的命令之下，也是易於墮落的。但是我請你原諒，你的本性如何，是並不會因我的猜疑而改變的；天使是光明的，雖然說第一等天使是墮落了而失去了他的光輝；縱然一切卑鄙的東西都假裝着是忠良，但忠良倒底還是忠良，不改他的常態。

麥（歎息） 我很失望了。

瑪 我所懷疑的地方，恐怕就是你失望的地方。你爲什麼這樣匆忙地拋了妻子——那寶貴的勢力，情愛的結節——竟不告辭呢？我請你不要以爲我的懷疑就成爲你的侮辱，這

不過是我的自衛而已；實際你也許真是正真的，不管我怎樣想。

麥 流血罷，流血罷，不幸的國家！大的暴虐鞏固你的基礎罷，因為善良是不能阻止你的。享受你的橫行的結果罷，你的權利是已經確認了……再會罷！就是把那篡奪者掌握着的全部國土，再加上那東方的富庶之國，都送給我，我也不願做你所想像的小人。

瑪 請你不要生氣；我並不是因了絕對懷疑你而才說了這一大套話。我想我們的國家已陷於奴隸之中，它在哀號，它在流血，每天在舊的創傷之上加上了新的創傷。我想，爲着我，是會有人振臂而起的。此地的仁厚的英格蘭王也會允許派幾千援兵給我；可是雖然如此，我縱然把那暴君的頭踐踏在腳底下，或者挑在刀尖上，而我的可憐的國家，在那繼位者的統治之下，也許會有比從前更多的罪惡，更多的苦痛，更複雜的弊害。

麥 你說的這繼位者是誰？

瑪 我說的就是我自己；我知道在我自己心裏蕃殖着一切罪惡，一旦發揚起來，那黑炭的馬克卑斯會要顯得雪樣潔白，和我的恣虐無道相形之下，我的國家會要把他當作一隻綿羊。

麥 不，就是在地獄的惡魔羣中，也不會有比馬克卑斯更兇惡的惡魔。

瑪 我也承認他是殘忍，好色，貪吝，虛偽，狡詐，狂暴，陰險，一切有名的罪惡，無一不備；可是我的放肆淫佚是沒有底止的；人家的妻，人家的女兒，人家的主婦，人家的未婚妻，都不能填滿我的慾慾；我的色慾能壓倒一切阻撓我的意志的障礙；如其讓這樣的一個人來做君主，倒不如還是馬克卑斯好些呢？

麥 姿情聲色的確是一種惡行；這曾使幸福的王座中途顛覆，使許多國王滅亡。但是對於取得你應享有的一切，請你無須顧慮；你儘可私下裏取樂，而表面裝出有節制的樣子，便可蒙蔽世人。你能遂意的女人不知多少，聞風而來的獻身富貴的女人也是太多了，只怕你未必有餓鷹一般的胃口，把她們都吞下去呢。

瑪 淫慾之外，我的惡劣的根性中還有一種無厭的貪慾，我若做了國王，便要殺害貴族，奪取他們的土地，要這個人的珠寶，奪那個人的房屋，愈是聚斂愈是助長我的貪慾，以至於造出一些無理的糾紛，去陷害忠良的人，而捫奪他們的財產。

麥 這貪慾比起那酷暑一般的短期的色慾還要根深蒂固，還要加倍的毒惡，這是古來殺

害許多國子的利刃，但是不必焦慮，蘇格蘭有的是財富，單是屬於你分內的就夠滿足你的慾望；這一切缺點都可以容忍，因為你還有其他的優點。

瑪 但是我沒有一點優點；適合帝國身份的美德，如公正，真實，節制，穩重，寬大，不撓不屈，慈愛，謙遜，虔誠，忍耐，勇敢，剛毅，我一點也沒有，而所有的罪惡，我却十分具備，且能自由自在的施行。哼，我若得勢，我會把快樂的和平投入地獄，攪亂世界的安寧，摧毀人類的一切。

麥 （歎息） 啊，蘇格蘭！蘇格蘭！

瑪 這樣的人也宜於治國麼？我就完全是我所說的這種人。

麥 宜於治國！不，連活着都不配。啊！在篡位的暴君的血腥的統治之下的可憐的國民！你們要到何時才能重見天日？因為王位的嫡傳竟又這樣的自暴自棄，辱沒祖宗呢！——你的父王是個最賢明的君主；生你的那位皇后，跪着比站着的時候多，天天刻苦修行。——再會罷！你自己招供出來的那些罪惡使我永不能再見蘇格蘭了。啊！我的心胸啊，你的希望絕了。

（麥克達夫捶胸歎息）

瑪 你這從正直的心產生的高潔的悲歎，已經把我心底的疑慮拭去，我終於相信你的誠心和你的正義了。那惡魔似的馬克卑斯用了許多詭計，想陷害我，幸我小心翼翼沒有輕於置信；但是你我之間，願上帝從中斡旋！從現在起我就接受你的指導，剛纔我妄自菲薄的話一筆勾消，我數出種種罪惡，原是我本性上沒有的；我還沒有與女色發生過關係，我從沒有貪取過非自己分內的東西，我也從沒有背過書，就是一個惡魔我也不把他賣給他的同類。我愛真理不下於愛生命；我說謊今日還是第一次。我的真面目，完全聽你驅使，任憑國家的命令。實在講，在你未來之前，叔父西華德將軍已經徵集一萬名戰士，整裝待發了。那末，我們一同去罷，但願成功的機會恰似我們的師出有名——你爲什麼不作聲？

麥 這樣使人歡喜和使人懊惱的事來到一塊，要調和是很困難的呢。

瑪 的確……

——（一醫生——英格蘭國王侍醫——登場）——

隨後再說罷。（向醫生）國王來了麼？

醫 是的，先生，有一羣可憐的人在等着他治療；他們的病症使得名醫也沒有辦法；但經他

一撫摩——他的手是有天賦的靈效——他們馬上就恢復健康了。（註二十）
瑪 謝謝，醫生。

（醫生退場）

麥 他說的是什麼病？

瑪 叫做癩癧；這位好國王的這種不可思議的事業，我來英格蘭以後，便常常親眼見過。他如何能得天之助，獲得這種神力，可不知道，但那些得奇病的人，腫腫潰爛，慘不忍觀，醫生簡直束手無策，而他只消誠心祈禱，把一塊金幣掛在病人的頸上，便馬上治癒。據說他把這種治病的神力，已傳給他的子孫。除了這種神技之外，他還有天賦的預言的本領，還有各種福澤圍繞着他的王位，表示他是富有天佑的國君。

麥 看，什麼人來了？

瑪 我的國人，但我不認識他。

——羅斯登場——

麥 啊，就是你，歡迎，歡迎。

瑪 啊，我認識他了。——天啊，使我們疎隔的根由，請快快給剷除罷。

羅 我也這樣希望。

麥 蘇格蘭還和從前一樣麼？

羅 噯，可憐的國家！自己都不敢看自己了。那只能說是我們的墓地，不好稱爲我們的祖國了；在那裏，只要稍知道一點世事的人，都不能有一點笑容了；長吁短歎，呻吟叫囂，儘管震破了天，也沒有人留意；現在就是如何激烈的悲痛，也只視作一種平凡的情感；死人的喪鐘，也沒有人問是爲誰敲的了；強健的人比帽子上插的花還要凋謝得早，甚至沒有來得及生病就死了。

麥 啊，說得太仔細，可也太真實了！

瑪 最近有過什麼慘案？

羅 一小時前的慘案說起來真難爲情；每一分鐘都要發生一件新的慘事。

麥 我的妻可好？

羅（猶豫） 哦，還好。

麥 我的孩子們呢？

羅 也還好。

麥 那暴君沒有摧殘他們的平安麼？

羅 沒有，在我和他們話別的時候，他們都還平安。

麥 請你不要捨不得說，到底怎樣？

羅 當我很悲痛地把這消息帶到此地來的時候，有一種謠傳說有許多忠良的人已經起義；這消息的真實我倒很相信，因為在途中我親見那暴君的隊伍開拔。（向瑪爾孔）現在正是有機可乘的時候，你只消到蘇格蘭去舉目一望，便會有無數戰士聚集起來，連婦女也會爲了解除她們的苦痛而去鬥爭。

瑪 但願我們這次出征，能成爲國內同胞們的安慰。慷慨的英格蘭王已把西華德將軍和一萬精兵借給了我們；將軍在英格蘭是一個沒有人可比得上的老練的軍人。

羅 我願也有同樣的喜信來回復，但是我帶來的消息，却應該在沒有人能聽見的荒漠裏去喊叫。

麥 是關於什麼的？關於一般的事？還是關於私人的悲痛的？

羅 凡是有正義感的人沒有不哀痛的，不過主要地是與你有關的。

麥 既然是與我有關，請不要瞞我，趕快讓我知道。

羅 請你的耳朵可永不寬恕恨我的舌頭，因為我的舌頭將要把你從來未聽見過的哀痛的消息說出來。

麥 哼！我知道了。

羅 你的城堡被抄了，在敵人的不意的襲擊之下，你的妻子都犧牲了。要把這事詳細地說來，也不過是把你的一條性命再加在那一堆無辜的屍身上罷了。

馬 好悲痛的事！（向麥克達夫）怎麼啦！不要把帽子遮穩你的面孔，請你哭一場罷！不吐

出口來的悲哀，會向心底去低訴，終於會刺傷了它。

麥 我的孩子們也死了。

羅 夫人，孩子們，僕人及在場的人都一個不留。

麥 而我却不在那裏……我的妻也被殺了。

羅是。

瑪 不要傷心。我們要商量復仇的方法，來診治這個大悲痛。

麥 因為他沒有孩子。（註二）我的可愛的孩子們統統？你是說統統都被殺了？啊！地獄的鴛鴦統統都抓去了？什麼！可愛的小雛和母雛竟一下子給抓去了麼？

瑪 要像個男子漢來對付這件事！

麥 我是要這樣。可是這種感情也是男子漢所不能免的；我不能不記起我有過那種再寶貴沒有的妻子。上天竟袖手旁觀而不會救助他們麼？罪孽的麥克魯夫！啊！他們都爲着你而被殺了。我是多麼無用的人，他們是沒有罪過的，却是爲着我而都被屠殺了的。天啊！請讓他們安息罷！

瑪 讓這悲痛做你的磨刀石罷；要把悲痛變做憤怒；不要麻木了你的心，要愈加激勵它。

麥 啊！我的眼睛能像女人似的流淚，而我的舌頭却能大言壯語……但是天啊，請斬斷一切障礙物，讓那蘇格蘭的惡魔和我面對面罷。叫他站在我這刀鋒所及的地方罷。他若是能逃，上天也就饒了他罷。

瑪 這纔像一個男子漢，我們到國王那兒去；出征的準備已經好了，只要去告辭了馬克卑斯已經是成熟了的果子，只要一抓就行。天使們在激勵我們，請儘量放寬心些。若認為永遠不會天明，那纔會覺得夜太長了。

(衆退場)

第五幕

第一場

丹西南

堡內一室

——醫生及二侍女登場。——

醫 我已經和你守了兩個通夜，可是你說的那種情形不是沒有見到麼？她最近一次夢中行走是在什麼時候？

侍 是在國王出征以後。我看見她從床上起來，穿上睡衣，打開房門，拿出紙，摺起來，寫些什麼，讀着，隨後封好，又回到床上去了；而這一切都是熟睡中幹的。

醫 這真是反常的事了，在熟睡中却作着醒時的事！在這睡着的興奮狀態中，除了她的行走和其他的動作外，你聽見她說過什麼沒有？

侍 這，先生我却不好把她的話據實告訴你。

醫 你和我說不要緊，這是你應該說的。

侍 我對你和任何人都不能說，因為沒有人證實我的話……

——馬克卑斯睡夢中穿着衣服持燭上。——

你看她來了！她就是這個樣子；我以生命來打賭，她是熟睡着的，仔細看她，靜立着。

醫 她怎麼拿到那燭火的？

侍 就在她旁邊；她旁邊永遠點着燭；這是她的吩咐。

醫 你看，她的眼睛閉着呢。

侍 是的，但是看不見東西。

醫 她現在做什麼？只管搓着手。

侍 那是她的習慣，像是洗手。我曾看見過她那樣繼續到十五分鐘之久。

夫人（獨白） 這裏還有一個污點。

醫 聽她在說什麼，把她的話記起來，事後追憶是很有用的。

夫人（獨白） 哦，可惡的污點去，我說一二呀，已經是下手的時刻了……地獄是黑暗可怕的！什麼，丈夫！你一個軍人，還這樣害怕？我們怕什麼？沒有人能向我們問罪的……但是

誰能想到那老頭子有這麼多的血啊？

醫 你聽見這話沒有？

夫人（獨白） 菲夫的伯爵是有過一位夫人的；現在跑到那裏去了？怎麼這雙手永遠都洗不乾淨？不要再那樣了，夫丈，不要再那樣了。你這樣驚駭，什麼事都要弄糟的。

醫 嘻嘻，原來你不該知道的事，你已經知道了。

侍 她說了她不該說的話，我敢說，上天當知道她所知道的事。

夫人（獨白） 這裏還有血腥氣；就用阿拉伯一國的香料也薰不掉這隻小手的臭氣。啊！
啊！

醫 這是怎樣的嘆息！她心裏必定有滿腔的苦悶。

侍 就是全身都享受着尊榮，我也不願胸裏藏着這樣的一顆心。

醫 的確，的確……

侍 祈禱上帝叫她好罷。

醫 這種病決不是我的能力所能治的；不過我知道有些夢遊的人也有安然死在床上的。

侍
再會。

我能想，可不能做聲。

(同退場)

第二場 丹西南

——曼蒂斯，凱資內斯，安格斯，倫諾克斯及軍士等擎旗鳴鼓登場。——

曼 英格蘭的軍隊已經迫近了，由瑪爾孔和他的舅父西華德和麥克達夫統率着。他們燃着復仇的心；這也不是偶然，這次的事件，實在足以使得死人都要流血，而發出悽慘的呼聲來。

安 我們到伯蘭森林附近去迎接他們罷；他們是要從那兒來的。

凱 杜納爾是不是和他哥哥在一起？

倫 他的確沒有在一起；我有全體的名單，其中有西華德的兒子，還有許多剛成年的無鬚的青年。

曼 暴君現在如何？

凱 他在堅守着大丹西南城。有人說他發狂了，比較不大恨他的人說這是狂勇；總之，他已沒有辦法節制他的雜亂的部曲，倒是確實的了。

安 他如今想已覺得他的暗殺種下的孽因是擺脫不掉的了。每分鐘發生的叛變，正是責罰他的不忠；他的部下被命令着而開拔，絕不是出於愛他；現在就是他自己也會要覺得他的王號是不大牢了，好像是一個矮子穿上巨人的袍子時一樣。

曼 他的心在咒咀他自己的時候，他弄得心慌意亂，也是不足為怪的。

凱 好，我們出發罷，我們要向該效忠的地方去效忠；我們要快去迎接良醫來拯治國難，我們要隨着他們的援助，用我們每一滴血來治療我們的國家。

倫 或者就流那樣多的血，要夠濡溼王花，淹滅莠草……我們向伯蘭前進罷。

（衆引隊退場）

第三場 丹西南 堡中一室

——馬克卑斯，醫生及侍從等登場。——

馬 用不着再來報告；要逃的你儘管逃罷。伯蘭森林沒有移到丹西南來以前，我是不會駭怕的。馬爾孔那孩子算得什麼？不也是女人生下來的嗎？那預知人類命運的精靈，會這樣告訴我：『不要怕，馬克卑斯，凡是女人生出來的人，都沒有法子壓服你。』所以，不忠的貴族們，你們儘管跑罷。去和英格蘭的享樂者廝混去罷；我的治國的精神和勇氣，決不會因疑慮而消沉，或因恐怖而動搖的。

——一僕戰戰兢兢登場。——

你這白面皮的蠢奴，讓惡魔把你咒黑罷！你從那裏得來的這一副笨鵝的面色？

僕 有一萬多……

馬 一萬多隻鵝麼，混蛋？

僕 不是，是軍隊來了。

馬 去刺破你的臉，把你臉上的恐懼的顏色塗紅來罷。你這膽小的傢伙！是什麼軍隊？傻子！該死的東西！你這副慘白的臉，真會要嚇死人。到底是什麼軍隊白臉！

僕 英格蘭的軍隊。

馬 滾你的。

（僕退場）

（向內）雪頓！——我看見這樣的臉我的精神就非常不愉快——我說，雪頓——我的成敗完全賴此一舉了。我的壽命已算相當長了。我就活下去，以後也不過如一片黃葉，到了凋落的秋天。老年所應該具備的如名譽、敬愛、恭順、友誼，我都不能希望得到了；而只能代以低聲而深刻的咒咀，和口頭的奉承。對於這些，這可憐的心雖想把它排斥，但又不能這樣做到。——雪頓！

——雪頓登場。

雪 陛下有什麼事情？

馬 還有什麼消息？

雪 前次報告過的事，都證明是事實了。

馬 我要戰到我的肉從骨頭上劈下來為止。給我拿盔甲來。

雪 此時還用不着。

馬 不，我要穿上。——再加派騎兵到內地去巡查；誰說怕就絞死他。給我拿盔甲來——

（向醫生）醫生，病人怎樣了？

醫 她的病倒不大要緊，只是她的精神錯亂以生出幻象，苦得很，不能安息。

馬 就請醫治她這個病；你不能診治一個患病的心靈，從記憶中拔去根深蒂固的憂愁，把腦筋裏記錄着的苦痛拭去，用些甜美忘憂的藥洗去那鬱結在她胸內的危險東西麼？

醫 這些都只好待病人自己想法醫治了。

馬 什麼醫藥那只好投給狗了，我不需用它。——（向雪頓）給我穿上盔甲，把槍拿來。雪

頓，派兵去。——醫生，大臣們都陸續逃走了，——喂，趕快。醫生，若以你的力量，能檢查我這

國家的小便，找出他的病源，叫他恢復原來的健康狀態，那麼我就要大大讚美你，直到起了迴聲再度的讚美你。——（向雪頓）把這扯下來。——什麼大黃桂皮，什麼瀉藥，能夠把這些英國人排洩掉麼？你聽見過他們的事麼？

醫 我聽見過了，陛下；因為陛下整理軍備，使我知道了一點風聲。

馬（向雪頓） 隨後給我拿來罷，除非伯蘭的森林來到丹西南，我是不怕死和毀滅的。
醫（旁白） 我真想逃出這丹西南，以後就有怎樣的利誘，我再也不來到這裏了。

（衆退場）

第四場 伯蘭森林附近

——於軍旗鼓樂中，瑪爾孔，老西華德及其子少西華德，曼蒂斯，凱資內斯，安格斯，
倫諾克斯，羅斯及兵士等登場。——

瑪 諸位，我希望我們安居過活的日子就快到了。

曼 不用懷疑馬上就到了。

西 前面是什麼森林？

曼 伯蘭森林。

瑪 每個兵士砍下一個樹枝，在面前擎着；這樣，好把我們的人數遮掩，使敵人的偵探鬧出錯誤的報告來。

衆兵士知道了。

西 我們知道那個暴君似乎很有所恃，老停駐在丹西南，等着我們的來攻呢。

瑪 這是他的主要的希望；因爲只要遇到機會，他的部下就要叛變，現在除了一些被脅逼的人以外，沒有人願意效忠於他的。

麥 我們要在事實的根據上，來樹立主張我們大家要努力盡軍人的職責。

西 藉正確的決定，來判明成敗得失的時機已經來近了。在空中想，只能成立一些不可靠的希望，決定確實的結果的，還是戰鬥，爲了這結局，我們向前進兵罷。（衆退場）

第五場 丹西南 堡內

——馬克卑斯、雪頓率兵士等於軍旗鼓樂中登場。——

馬 把旗子插到外面城牆上去。又在叫着「敵人來了，敵人來了；」其實我們這堅固的城堡，他們就怎樣來攻，也是沒有辦法的；讓他們圍在這裏等着飢荒和瘡疾來消滅他們罷。他們若不是得到我的叛徒們的應援，我們大可以打出去，和他們對面交鋒，把他們趕回

本國去。(內婦人叫聲)這是什麼聲音?

雪 這是婦女的呼號,陛下。(急忙地退場)

馬 恐懼的滋味,我幾乎忘記了。從前我聽見夜裏的叫聲就像浴着冷水一樣難過;一聽到可怕的故事,頭髮就會倒豎起來,像是活的一般。我已飽嘗了驚嚇;現在就對於殺人的事也都慣了,無論怎樣的駭人的事,也不能威脅我了。

——雪頓登場——

爲什麼這樣叫喊?

雪 陛下,王后死了。

馬 她以後也一定要死的;遲早總免不了要聽到這樣一個消息……明天,明天,又明天,光陰就這樣一天一天的向前爬,直到它的最後的一分鐘,每一天都照耀着愚人走上歸塵的死路。消滅罷,消滅罷,短短的燭火!人生不過是一個人行動的陰影,在台上高談闊步的一個可憐的演員,一下子就聽不見他了;不過是一個白癡說的故事,說得激昂慷慨,却沒有一點意義。

——使者登場，忸怩不敢說話。

你是來報告消息的罷，快說罷。

使 陛下……我想把我親眼看見的事報告陛下，可是不知要怎樣說好。

馬 你說罷。

使 我在山上守望的時候，我向伯蘭那邊一看，不知怎的，那森林似乎動起來了。

馬 你胡說！

使 若是弄錯了，陛下就如何譴責，我也接受；請你自己去看看，已經來到三哩以內了；瞎，真是個活動的森林。

馬 你如果說謊，我要把你吊在附近的樹上活活地餓死；如果是事實，你就把我同樣處置，也不要緊……我的信心動搖起來了，我開始疑心那惡魔所說的像是真理的模稜兩可的話了：「不要怕，除非伯蘭森林移到了丹西南來；」如今森林真的到丹西南來了……拿起武器，拿起武器，打出去！假如他所說的真是出現了，那就是逃，就是守，也是沒有用的。啊，我看着太陽的光就討厭了，讓這整個的世界傾覆罷……打警鐘！風，你吹罷，毀滅，你來

罷且讓我們穿上盔甲再死罷！

（衆退場）

第六場 丹西南城堡前

——於軍旗鼓樂中，瑪爾孔，西華德，麥克達夫，等率軍隊擎樹枝登場。——

瑪 就在這裏成了；把拿着的樹枝丟掉，顯出你們的原形來。舅父，你帶着我的表弟，你的英
勇的兒子，去打頭陣；麥克達夫和我各按預定的計劃來分頭作戰。

西 再會罷……只要我們今晚能遇到暴君的隊伍，我們要決一場死戰。
麥 吹起所有的喇叭，

來宣告流血和廝殺。（衆退場）

第七場 同前 戰場之另一部分

——警號。
馬克卑斯登場。——

馬 他們把我綁在樁上了；我不能逃，我要像狗熊一樣來猛烈地困鬥。那個不是女人生的？
除了他我有什麼可怕的！

——小西華德登場。——

小西 你是誰？報過姓名來？

馬 你聽見了就要駭怕的。

小西 吓！你的名姓就比地獄裏的惡魔還兇惡些！我也不怕。

馬 我就是馬克卑斯。

小西 就是惡魔來通報姓名也沒有你這樣使我痛恨。

馬 沒有我這樣嚇人罷。

小西 狗屁，卑劣的暴君！我要用這把刀來證明你的荒謬。

（二人交鋒，小西華德被殺。）

馬 你原來是女人生的呀；

只要是女人生下來的人，

就當不住我手裏的刀劍。(退場)

——警號。——
——麥克達夫登場。——

麥 聲音是在那邊。暴君，你露面出來罷！假如你不死在我的刀下，我的妻子的陰魂，會要永遠纏擾着我的。那些被雇來拿槍的可憐的走卒，我不忍砍他們；馬克卑斯，我要的是你，否則我要被我的沒有砍壞的刀收在鞘裏了。……是的，在那邊；聽這吶喊的聲音，那邊一定有什麼重要的人出來了。……命運啊，讓我碰到他罷！此外我無所求了。(退場)

——瑪爾孔與老西華德登場。——

西 這邊；城堡已恭順地投降了；暴君的部下已紛紛反正；伯爵們也都勇敢地作戰；勝利差不多有把握了，沒有多少可做的了。

瑪 我看到一些敵人竟給我們助戰。

西 殿下，請進城罷。(同退場。警號。)

第八場 戰場之另一方面

——馬克卑斯登場。——

馬 我爲什麼要學一個羅馬的傻子，用自己的刀來自殺呢？只要還碰見活着的敵人，把刀砍在他們的身上倒好些。（向一邊走去）

——麥克達夫登場。——

麥 喂，地獄的守門狗，轉來！轉來！

馬 在所有的人中間我只躲避了你；——給我回去罷，我的靈魂裏已經負擔不起你一家的血了。

麥 我不要和你答話；我的話就在我這刀上，你這胡說八道的兇惡的傢伙。（二人交鋒）

馬 你是白費力；你想要使我流血，就好比用快刀砍在那不怕砍的空氣裏一樣；你的刀子去砍在那可以砍傷的頭顱罷；我的生命是有護符的，女人生下來的人是傷不了我的。

麥 不要希望你那護符罷；讓你那崇奉的天使再聽清楚些罷，麥克達夫是在落生之前從他娘的子宮裏剖出來的。

馬 噢呀，可惡可惡！你這舌頭！你這一句話倒把我嚇得失了魂；那些作弄人的惡魔再不可

信，竟拿模稜的話來欺騙人；對於我的耳朵守了信，對於我的希望却失了約。……我不和你打。

麥 那麼，投降罷，懦夫，活着來讓世人看一看；我們把你當作一隻希奇的怪獸，把你的像畫在布上，下面寫着：『請來看看暴君。』

馬 我不降，我不能匍伏在那黃口小兒的瑪爾孔的腳下，受世人的辱罵。雖然伯蘭森林來到了丹西南，雖然你這不是女人生下來的東西來和我對敵，我還要最後一試；讓我把我盾拋掉，打來，麥克達夫，戰到中途誰喊「停手」，誰就要墮入地獄！（二人交戰着退場）

——退兵。大奏喇叭。於軍旗鼓樂中，瑪爾孔，老西華德，羅斯，衆貴族及兵士等登場。
 瑪 我希望現在沒有在這裏的諸朋友都平安地歸來。

西 有些一定是陣亡了；但是就我眼前所見到的情形，這樣的大勝總算是廉價買來的了。
 瑪 麥克達夫不見了，還有你的兒子也沒看到。

羅 你的兒子已經盡了軍人的職責；他已經得到長成爲一個男子漢的壽命了；他勇敢地一步不退地戰着，正要證明他的丈夫氣概時，他就像一個堂堂男子漢一般地戰死了。

西 那麼他是死了？

羅 是，屍身已經搬走了，你兒子的死，若用他的美德來衡量，那麼你的悲傷便會沒有止境了。

西 他的創傷是在前面麼？

羅 是的，是在前面。

西 那麼，願他做上帝的戰士！我假如有頭髮一樣多的兒子，我都不能希望他們有比這更美麗的死；這樣就算是敲了喪鐘。

瑪 對他應有更大的哀悼，這且由我去安排。

西 他不值得更哀悼了；他們說，他死得光榮，他償清了債；所以，就這樣很夠了！……這裏來了新的好消息。

——麥克達夫持馬克卑斯首級登場。——

麥 陛下，萬歲！因為你是國王了。這就是篡位者的可恨的首級；天下可以太平了；全國的英秀都在環繞着你，他們和我一起向你致敬；我願他們也和我一起歡呼：蘇格蘭王萬歲！

衆
蘇格蘭王萬歲！

（奏喇叭）

瑪 我不久就可以明瞭你們每個人的忠誠，並要報答你們。我們的貴臣親戚。以後都升做伯爵，在蘇格蘭這還是第一次榮典。同時，還有一件馬上要做的事，就是凡因避免虐政的羅網而逃亡海外的諸朋友都應召還；其次就是要搜尋那些奉侍那殘酷的殺人者的和惡魔一般的王后——據說她是自殺了——的兇惡的爪牙。這些必要的事，藉着上帝的暗助，都要好好地來實行；那麼感謝諸位的賢勞了，請到斯宮去參加我的卽位典禮罷。

（大奏喇叭。衆退場）

——馬克卑斯完——

註解

（註一） 妖婆各有『邪神』供其役使。妖婆甲之邪神爲灰貓怪，乙之邪神爲蟾蜍精，丙之邪神爲怪鷹。

(註二) 約翰孫博士註云：「我等乃兇惡不祥之物，故對於我等清白卽是醜惡，醜惡卽是清白。」謂妖婆害人利己，故惡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惡。

(註三) 據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三節：骷髏山卽各各他 Golgotha。

(註四) 卽指馬克卑斯。白羅娜，羅馬戰神，常被認爲 Mars 之妻。

(註五) 據傳說：妖婆喜以害人傷畜爲樂；能幻獸形，惟不能有尾。「下手」云云，蓋謂嚼破船底。

(註六) 古諺：「貓要吃魚怕溼脚。」

(註七) 記憶力被酒醉變爲迷糊的蒸氣，通過大腦，如水氣通蒸溜瓶一樣，故云，言酒之亂人心志。

(註八) 言星月無光。

(註九) 塔爾坤 (Targuin) 爲古羅馬暴君之子，強姦民女，釀成革命。

(註十) 第二道菜 (Second Course) 最豐富的菜。

(註十一) 守門人被敲門聲驚醒，很不耐煩，故戲以地獄的守門人自居，隱指來敲門者

爲死鬼也。入地獄者太多，故不勝其煩。

(註十二) 一六三八年穀賤傷農，農人有自殺者。

(註十三) 地獄中硫磺熾熱，

(註十四) 「說模稜話的」即「耶穌會」之信徒，因彼等創立一種學說，即所謂 *Doctrine of Equivocation*。或謂此處特別指一六〇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因「炸藥案」犯大逆不道罪而被控的耶穌會首領 Henry Garnet。

(註十五) 法國褲子窄而短，如能再偷材料，其技必精。

(註十六) 勿忘賞酒錢之意。

(註十七) 着舊衣裳蓋喻事舊主。

(註十八) 蓋謂「你這樣的塗血的惡漢立在我的門外比貴客班柯在我屋裏好些」。但亦有解作「班柯的血在你的面上比在他的身裏更使得我歡喜」的。

(註十九) 關於石頭的典故，來源不明。Paton 謂即是「搖石」，巫者用以測驗人之是否犯罪，無罪者一搖即動。關於樹木說話的事，典出 *Virgil's Aeneid*, III, 22. 599.

(註二十) 國王撫摩能治瘰癧，係當時迷信，哲姆斯一世深信之。

(註二十一) 此處之「他」，有兩種解釋：一謂指瑪爾孔，意即「瑪爾孔沒有孩子，所以能說這種無情的話。」一謂指馬克卑斯，意即「馬克卑斯因為沒有孩子，所以能做這種兇狠，殘忍的屠殺孩子的事。」兩者均可取。

足本華文世界文學名著百讀不厭

西線無戰事	實售三
愛的教育	實售四
黛絲姑娘	實售五角
小婦人	實售四角
好妻子	實售四角
小男兒	實售三角五
茶花女	實售三角五
悲慘世界	實售三角五
大地	實售三角
罪與罰	實售六角五
虛驢懺悔錄	實售三角五
茵夢湖	實售一角
聖安東尼之誘惑	實售三角
少年維特之煩惱	實售一角五
初戀	實售一角五
泰綺思	實售三角
俠隱記	實售五角
我的童年	實售四角
續俠隱記	實售六角
沙寧	實售四角
死的勝利	實售四角
苦兒流浪記	實售三角五
天方夜譚	實售二角五
復活(上)	實售四角
復活(下)	實售四角

鄧肯自傳	實售三角
林列佛遊記	實售二角五
格列佛續集	實售二角五
黑女尋神記	實售二角
金河王	實售一角五
伊索寓言	實售二角五
水嬰孩	實售一角五
愛麗思漫遊奇境記	實售一角五
愛麗思鏡中遊記	實售二角
木偶奇遇記	實售二角五
木偶遊非記	實售三角五
金銀島	實售三角五
魯濱孫飄流記	實售三角五
青島	實售二角
戰爭	實售四角
玫瑰與指環	實售一角五
莎氏樂府	實售三角五
亞德王故事	實售一角五
放浪記	實售二角
古史鉤奇錄	實售二角
女性的禁城	實售三角五
小公子	實售三角
頑童自傳	實售二角五
羅賓漢故事	實售二角五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實售四角

聖路易之橋	實售二角
野性的呼聲	實售二角
雙城記	實售五角
唐吉訶德	實售五角
唐吉訶德(下)	印
紅笑	實售一角五
潘彼得	實售三角
黑奴魂	實售三角五
田園交響樂	實售二角
苦女努力記	印
附掌錄	實售二角五
卡門	實售二角五
父與子	實售四角
外套	實售一角五
退伍(上)	實售三角
退伍(下)	實售三角
大街(上)	實售三角五
大街(下)	實售三角五
織工馬南傳	實售三角
湯姆沙亞	實售四角
佛蘭克林自傳	實售三角五
格林童話全集	實售五角
安徒生童話全集	印
維克斐牧師傳	印
七個較死的人	印

上海四馬路三八號 啓明書局發行

啟明英漢辭典 求解 作文 兩用

葛傳梨校訂

鄒蘇 朝兆 瀋龍 編主



解釋簡明適切

作文例句實用

- 單字 二萬
- 成語 四千
- 例句 一萬
- 附錄 五種

一語一句均經苦心推敲 現代術語盡量搜羅

本書係根據桑代克氏二十世紀初級字典福雷氏簡明牛津字典及袖珍牛津字典編譯內容完備求解作文兼辭并願解釋適切譯語翔實例句豐富韋氏注音於讀者發音多一指示附錄五種堪稱完備

精裝一冊 瑞典紙印

每冊 二元五角
原價

特價 一元五角

全滬各大書局經售

福州路三二八號 啟明書局印行

能効修自進增 度程文英高提

英文自修讀本

英漢對照 華文講解 無師自通

本書係供給學生課外閱讀及自修之用，語體說明，華文註解，英漢對照，讀者自修，有無師自通之樂，無檢査字典之勞，打破歷來閱讀英語枯燥之成見。

自修教本 自修讀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泰氏英文法 [附習題] 一元四角 | Tanner Correct English | 新中國 對照本 一元四角 (英文本) 六角 | 天方夜談 對照本 一元 (英文本) 六角 | 泰西三十軼事 對照本 八角五分 (英文本) 五角 | 泰西五十軼事 對照本 八角五分 (英文本) 五角 | 伊索寓言 對照本 七角五分 (英文本) 三角 | 英語之門 四角五分 | 英文新聞紙讀法 五角 | 自學英語會話 三角 | 英文中譯法 三角五分 | 活用英文法 四角半 | 英文造句與作文 四角半 | 英文法表解 四角 | 英文應用文寫作 四角半 | 常用成語 500 字 三角半 | 英語一月通 三角 | 英文作文範本 三角 | 常用英語 2000 字 三角 |
|------------------|------------------------|-----------------------|----------------------|--------------------------|--------------------------|------------------------|-----------|------------|-----------|------------|-----------|-------------|----------|-------------|----------------|----------|-----------|----------------|

福州 路 號 八 二 三

啓

明

書

局

暢銷冊冊

將健讀文 界世羅包

刊叢著名篇短界世

英國小說集	美國小說集	法國小說集	德國小說集	新俄小說集	舊俄小說集	日本小說集	中歐小說集	南歐小說集	北歐小說集	弱國小說集	新俄詩選
實價二角	實價二角	實價二角	實價二角	實價二角	實價二角	實價二角	實價二角	實價二角	實價二角	實價二角	實價二角

廣最數銷 廉最價售

集著名事故界世

泰西五十軼事	泰西三十軼事	希臘故事集	羅馬故事集	英國故事集	法國故事集	托爾斯泰故事集	印度故事集	西藏故事集	日本故事集
實售二角	實售二角	實售二角	實售二角	實售二角	實售二角	實售二角	實售二角	實售二角	實售二角

作名本本

作名朽不 代近集彙

刊叢學文新國中

茅盾等著小說(一)	郁達夫等著小說(二)	魯迅等著小說(三)	丁玲等著小說(四)	周作人等著小說(一)	林語堂等著小說(二)	田漢等著戲劇	徐志摩等著詩	胡適等著書信	胡適等著書信	胡適等著書信
實價二角五	實價二角五	實價二角五	實價二角五	實價二角五	實價二角五	實價二角五	實價二角五	實價二角五	實價二角五	實價二角五

球全譽馳 文華本足

集著名劇戲界世

少奶奶的扇子	深淵	沙樂美	愛與死之角逐	娜拉	沉鐘	人與超人	爭鬪	交親	巡按	月明之夜	雷雨
實售二角五	實售二角五	實售二角五	實售二角五	實售二角	實售二角	實售四角	實售二角	實售二角	實售二角	實售二角	實售二角

版出局書明啓海上

號八二三路馬四